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七十九本，第四分
出版日期：民國九十七年十二月

明北京行都督府考

于志嘉*

「北京行都督府」為「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之簡稱。這個機構存在的時間非常短暫，乃是配合永樂元年北京的建立，在正式定都北京之前的一個臨時性地方軍事機構。其前身為北平都司，但位階在都司之上，規模也遠大於一般都司。本文除說明其制度變遷外，對於曾經隸屬於北京行都督府的諸衛所建置情況亦詳加考證，旨在說明該機構之規模變化。又因其鄰近地區衛所曾為配合該機構之成立進行過幾波調動，從而促成明代都司軍事邊界與布政司行政邊界「犬牙相制」體制之完成，本文因此亦著重介紹了相關衛所遷徙狀況，用以說明近畿地區形成「犬牙相制」體制之過程。

關鍵詞：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 行在 衛所 犬牙相制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一・前言

「北京行都督府」爲「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之簡稱，又常被略稱爲「北京行後軍都督府」。這個機構存在的時間非常短暫，乃是配合永樂元年 (1403) 北京的建立，在正式定都北京之前設置的一個臨時性地方軍事機構。與之同時設立的尚有北京行部，乃地方行政機構。一九八四年，我的老師徐泓先生曾寫過一篇〈明北京行部考〉，發表在《漢學研究》第二卷第二期，是一篇堪稱經典的制度史研究論著。當時著名的歷史學家劉子健先生曾爲之作跋。[1] 九年後，我寫〈明代兩京建都與衛所軍戶遷徙之關係〉，文中涉及北京建都前後衛所的建置與調動，不可避免的要面對北京行都督府這個機構，卻因受到時間限制以及自身能力之不足，無從深論，僅能藉助徐泓師大作，略做比附。[2] 轉眼間十四年過去，我爲進行華北地區衛所軍役研究，重新面對北京行都督府，有感於多年來相關研究未見進展，史料中含混之處仍不時造成學者困擾，[3] 因思略做整理。幸喜中央

---

[1] 徐泓，〈明北京行部考〉，《漢學研究》2.2 (1984)。劉子健先生跋見頁595-596。徐泓師指出，一般對北京行部的誤解可分為三類，一是將「北京行部」誤為「北京刑部」，二是將「北京行部」誤為在北京的中央級政府機關，三是將其沿革弄亂弄混。而第一、三種錯誤在明代的官私記載中即已出現，更遑論近人論述了。

[2] 于志嘉，〈明代兩京建都與衛所軍戶遷徙之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4.1 (1993)：152-153。以下稱于志嘉1993。

[3] 有關明代兩京建都或國都北遷的論著甚多，本文無法一一提及。以下僅選取出版時間晚於徐泓師前引文之綜論性著作，略舉數例。例如王天有，《明代國家機構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兩度謂永樂元年「改北平布政使司為北京」（頁200, 218），其中北京為「北京行部」之誤。毛佩奇、王莉，《中國明代軍事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敘述都司興廢，只提到「永樂元年廢北平都司」（頁58），全未提及「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牛平漢，《明代政區沿革綜表》（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7），引《明太宗實錄》永樂元年二月庚戌裁北平都司之條，謂「其原領之各衛所直屬後軍都督府」（頁374），亦完全漠視「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之存在。劉昭祥主編，《中國軍事制度史・軍事組織體制編制卷》（鄭州：大象出版社，1997），介紹都司體制，有「改北平都司為行都司」之說（頁361），更是將行都督府誤作行都司。張顯清、林金樹主編，《明代政治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將北京行部、留守行後軍都督府誤作「中央軍政機構」（上冊，頁225-226）；又謂「永樂元年設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後又分五府，稱為行在五軍都督府」（上冊，頁524），則是將北京行部、行都督府與其後設立的行在六部、行在五府混為一談。郭紅，《明代都司衛所建置研究》（上海：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謂「永樂元年

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明實錄》在徐泓師的建言以及陳弱水先生的推動下早已完成；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收藏的《衛選簿》亦已全數出版，[4] 本文乃得以利用這些資料進行較全面的比對。除說明相關制度的變遷外，對於曾經隸屬於北京行都督府的諸衛所建置情況亦詳加考證，旨在說明該機構之規模變化。期望透過這些最基本的比對工作，能使後來者不再爲資料所苦。

二・北京行都督府的建置

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初設於永樂元年二月，置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僉事無定員，首領官經歷、都事各一員。設置的原因，在於前此之永樂元年正月改北平爲北京，翌月即罷北平布政使司，以所領直隸北京行部；[5] 罷北平都指揮

在北京設留守行五府，十八年時改為五府，與南京五府并存」（〈前言〉，頁3-4；又見郭紅，〈明代都司衛所制度與軍管型政區〉，《軍事歷史研究》2004.4：81），則是誤以為北京設有留守行五軍都督府，「留守行後軍都督府」不過是「留守行五府」中的一府。另外，由陳學霖執筆的《劍橋中國明代史》第四章，謂永樂帝「在北京設行部，以監督六部新分支官署、國子監和大都督府分署的工作」，則至少犯了三個錯誤。一，所謂「六部新分支官署」應指行在六部。關於行部與行在六部間的從屬關係，徐泓師指出：行部初與六部地位相埒，不相統屬；但在成祖北遷，北京設行在六部之後，行在六部漸奪行部之權，常常直接向北京行部所屬府州縣下達命令，北京行部遂形同行在六部之下屬機構。二，所謂「大都督府分署」乃「留守行後軍都督府」之誤，當時早已改大都督府為五軍都督府，而北平設「大都督分府」在洪武元年（詳見本文第二節）。三，北京行部不過是地方行政機構，不但不能監督行在六部，更無權監督國子監或留守行後軍都督府。以上參見中譯本《劍橋中國明代史》（牟復禮、崔瑞德編，張書生、楊品泉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頁264-265；原著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7,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pt. I, ed. Frederick W. Mote and Denis Twitchett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238. 造成諸多誤解的主要原因，一如徐泓師所指出，乃是因為明代官私記載已多有錯誤，如萬曆《大明會典》（李東陽等奉敕撰，申時行等奉敕重修，二二八卷，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6，據萬曆十五年刊本影印），卷二二七，〈武職衙門・五軍都督府〉，頁1a-b：「永樂元年，建行都督府於北京。後仍分五府，稱行在某都督府。十八年，定都北京，除行在字。在應天者，稱南京某府。洪熙元年，復稱行在。宣德三年，革行都督府。正統六年，復建五府。」即是一例。

[4] 收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遼寧省檔案館編，《中國明朝檔案總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5] 按：所謂「罷北平布政使司，以所領直隸北京行部；罷北平都指揮使司，以所領直隸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乃是原文照引，詳見《明史・地理一・京師》卷四〇，頁883-

使司，以所領直隸北京行都督府。徐泓師認爲，北京行部意指六部在北京的「行署」，乃是由中央主政機關分出來，直接代表在南京的中央政府，用以統治北京之順天等八府及隆慶、保安二州的地方行政單位；北京行都督府則仿自中都所設之中都留守司，其設置目的都是爲了要凸顯北京作爲「承運興王之地」，地位特別崇隆之故。永樂七年二月，成祖以巡狩爲名遷駐北京，隨即在北京另設一套中央政府機構——行在六部、行在都察院、行在五軍都督府等，此後，本屬地方行政單位的北京行部，便就近接受行在六部的管轄。永樂十八年九月，定明年正月初一日始，改北京爲京師，不稱「行在」，在應天者加「南京」字；同年十一月，下令革北京行部及行都督府。

北京行部及行都督府於洪熙元年 (1425) 一度復活，原因是成祖在北征蒙古的歸途中駕崩，其後即位的仁宗決意復都南京，因此下令「北京諸司悉稱行在，復北京行部及行後軍都督府」。但仁宗隨即於洪熙元年五月去世，繼任的宣宗只在名義上還都南京。北京各中央機構雖保留「行在」二字，但實質上已成爲京師，有事可直接與北京直隸衛所府縣接觸。北京行部與行都督府成爲多餘的機構，終於在宣德三年 (1428) 八月，被正式廢革掉了。[6] 唯北京衙門冠「行在」二字一直要到正統六年 (1441) 北京宮殿完成後才廢去，同時於南京諸衙門增「南京」二字，「悉改其印」。[7]

884。文中有關「直隸」二字的用法，藤井宏，〈明清時代に於ける直省と独裁君主〉，有如下之解釋：「永樂元年二月庚戌，廢北平布政使司，改為直隸，此後直到永樂十八年十一月壬申廢北京行部，北直隸府州乃直隸於北京行部」；見《和田博士古稀記念東洋史論叢》（東京：講談社，1961），頁805註11。新宮學，《北京遷都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4），認為其說不確，理由是永樂元年二月尚未成立所謂的「北直隸」（頁283註539）。按：《明史》此處原文中的直隸二字，不過是「直接隸屬」之意，與北直隸是否成立無關。又，本文引用《明史》，多依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明史》（漢籍電子文獻／漢籍全文資料庫〔現行版〕http://140.109.138.249/ihpc/hanjiquery?@34^678582451^22^^^1@@1503993320〔搜尋，2008.06.02〕），所依據版本為張廷玉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明史并附編六種》（臺北：鼎文書局，1980）。

[6] 參見徐泓，〈明北京行部考〉，頁574-575, 579-580。

[7] 參見《明英宗實錄》卷八五，頁6b，正統六年十一月甲午朔。本文引用《明實錄》，乃依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明實錄》（漢籍電子文獻／漢籍全文資料庫〔現行版〕http://140.109.138.249/ihpc/hanjiquery?@@1698200596〔搜尋，2008.06.02〕），所依據版本為黃彰健校勘，《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據國立北平圖書館紅格鈔本微捲影印）。

「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一稱頗爲奇特。其中「留守」[8] 二字一如徐泓師所指出，有仿中都設立「中都留守司」之意；另外，「行都督府」一詞見於明初，《明太祖實錄》卷五四，洪武三年 (1370) 七月丙申：

> 詔定各行省、行都督府官與按察司官會見位次。

行省、行都督府與按察司的關係乍看似與日後的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按察使司相當。但《明史・職官五・都司附行都司》卷七六又云：

> 明初，置各行省行都督府，設官如都督府。又置各都衛指揮使司。……（洪武）八年十月詔各都衛並改為都指揮使司，凡改設都司十有三，行都司三。

都衛指揮使司是都指揮使司的前身，初設於洪武三年十二月。南炳文先生曾指出：「行都督府是大都督府在地方上的派出機構」，「它設於“各行省”，但《洪武實錄》中記載下來的只有四個」，是即洪武三年六月設於陝西、北平、山西，以及洪武七年九月由中立行大都督府改的鳳陽行都督府。由於設立的不多，已經設立的存在時間也不長，因此在明初兵制史上沒有很大影響。都衛則不然，是「普遍設立而且影響深遠的機構」，亦設於各行省。[9] 陝西、北平、山西三行都督府廢革時間不詳，但因在都衛設置之後，實錄中仍可見到任命行都督府官的記事，[10] 兩種機構的存在時期實有重疊；但又同樣以行省爲設置單位，究竟二者之間關係爲何？彼此之責任歸屬又如何呢？

先看行都督府的設置地點。除了南炳文先生考察出的陝西、北平、山西、鳳陽以外，《明史・列傳十九・陳德》卷一三一有河南行都督府，乃是在克元汴梁

---

[8]「留守」本有「天子因巡狩、親征不在國都時，以重臣代守國土」之意。唐以後成為官名。至宋代，以親王大臣總轄留守事，置西、南、北三京，使執宮鑰及京城修葺等事務，並兼知府職務。遼、金、元並從其制，明亦置中都留守。至清而廢。民國初亦置南京留守，後廢。參見下中邦彥編集，《アジア歷史事典》（東京：平凡社，1975），第9冊，頁272。永樂帝改北平為北京後，曾於永樂三年二月命趙王高燧留守北京，掌管北京兵馬指揮司夜巡銅牌。七年二月第一次巡幸北京，禮部定「皇太子留守事宜」，用以規範皇太子留守南京之相關事宜。八年二月第一次親征蒙古，又訂定「留守北京事宜」，命皇長孫代行北京朝政。第二次巡幸及第二次親征蒙古採用了相同體制。至第三次巡幸，乃重定「東宮留守事宜」。參見新宮學，《北京遷都の研究》，頁151, 289-292。

[9] 參見南炳文，〈明初軍制初探〉（續），《南開史學》1983.2：111-113；以下稱南炳文1983。後收入氏著，《明清史蠡測》（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

[10] 參見《明太祖實錄》卷七七，頁2b，洪武五年十二月戊子：「以秦府左相兼陝西行省右丞耿炳文署行都督府事」。

後設立的，時間應在洪武元年 (1368) 四月以後。當時有臣子建言：「君天下者宜居中土，而汴梁乃宋故都」；朱元璋遂起駕赴汴梁親自巡視。結果雖認定汴梁乃「四面受敵之地」，不適建都；但仍於五月改汴梁路爲開封府。八月，以開封爲北京，應天爲南京。[11] 河南行都督府之設當與定開封爲北京有關。洪武十一年開封罷北京之名，推想河南行都督府至遲到這個時候也不再存在了。

北平是元代大都，在置行都督府之前，曾於洪武元年九月置大都督分府，並以都督副使孫興祖領府事，陞指揮華雲龍爲分府都督僉事。[12] 由於設置時間與河南行都督府相近，可以想見在洪武元年這個時間點，儘管就制度的整體設計而言，朱政權未必已有明確的規劃，但面對汴梁和大都這兩個具有特殊歷史地位的地方，還是有意識的以「行都督府」、「大都督分府」加以區分。[13] 當時的最高

---

[11]《明史・列傳十九・陳德》卷一三一，頁3845，記陳德於平吳後「進僉大都督府事。從大將軍北取中原，克元汴梁。立河南行都督府，以德署府事」。《明太祖實錄》卷三一，頁4b，洪武元年四月甲辰：「徐達等率步騎自中濛進取河南，命都督僉事陳德守汴梁」。有關明初的「三京都（二京一都）體制」，可參考松本隆晴，〈明代中都建設始末〉，《東方學》67 (1984)；後收入氏著，《明代北邊防衛體制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1）。張顯清、林金樹主編，《明代政治史》上冊，頁223-224。

[12] 參見南炳文1983，頁111；《明太祖實錄》卷三五，頁1a，洪武元年九月壬寅。

[13] 李新峰，〈明代大都督府略論〉（收入朱誠如、王天有主編，《明清論叢・第二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論及行都督府，將行大都督府、大都督分府（原文作「分都督府」，參見頁54）與行都督府等同視之（頁54-56），殊為不妥。關於行都督府的設置地點，作者也只考出北平、山西、陝西、河南及中都五處，認為「行都督府是處理陪都、邊方軍務的大都督府派出機構，（設置之初）與地方統軍體制尚非一事。行省與行都督府大體同時設立，但各省的任官情況已與建國前迥異。武將繼續任職行省」，但其行省職務「多以大都督府、衛所官或他官兼任」。「高級武將有兼任行省高官者，但逐漸匯集到大都督府和行都督府任職」。「戰爭結束後，高級武將紛紛回京，行都督府未見裁撤」；及洪武三年七月詔定各行省、行都督府官與按察司官會見位次，「至此，行都督府基本已經由大都督府派出的臨時軍務機構，演化為常設於若干重要區域與行省并列的軍事機構」。這段敘述難解之處，在於文中所謂大規模統一戰爭的結束，乃是指洪武三年六月擊敗擴廓帖木兒一事；當時僅河南一地設有行都督府。即便加上北平的大都督分府，也不過兩處。按照作者的說法，此時戰爭既已結束，高級武將已紛紛回京，似乎行都督府已經完成階段性任務，卻「未見裁撤」，因而才有其後轉型為常設機構之事。然而，就時間先後順序而言，陝西、北平、山西三行都督府是在洪武三年六月擊敗擴廓帖木兒之後才設置的；如果說，七月「詔定各行省、行都督府官與按察司官會見位次」，意味著行都督府由臨時軍務機構演化為常設機構，很難想像六月設置陝西、北平、山西三行都督府時曾將之設定為臨時性機構，再在數日之內轉型為常設機構。另外，有關行都督府與都衛的問題，作者認為「作為大都督府派出機構的行都督府，由大將掌管，統率轄區內軍隊作戰，而一開始就具有地方機構的性質；但隨著大規模統一戰

軍事機構爲南京的「大都督府」，另設「行都督府」於北京開封，「大都督分府」於故元大都。後二者俱爲大都督府的分支機構，但彼此間應無統屬關係，都向大都督府負責。

再看陝西、北平與山西，三地逼近北邊，爲國防重地，也是朱元璋廣封諸子爲親王之地。洪武三年四月第一次大封諸王，以第二子樉爲秦王，封地西安府；第三子㭎爲晉王，封地太原府；第四子棣爲燕王，封地北平府，充分凸顯了三地的重要性。秦王、晉王之國在洪武十一年，燕王稍晚，在洪武十三年，但在諸王之國之前，已先完備了王府官制，以爲諸王入國預做準備。洪武三年正月定王府官制，設王相府左、右相各一人，正二品，左、右傅各一人，從二品。四年更定官制，改左、右傅爲文、武傅，仍爲從二品。[14] 但武相、武傅之稱早在洪武三年即已出現。[15]《明太祖實錄》卷五三，洪武三年六月：

> 庚辰，命……都督僉事郭子興為秦王府武傅，仍兼陝西行都督府僉事；都督同知汪興祖為晉王府武傅，兼山西行都督府同知。壬午，命秦王府武相陝西行省右丞耿炳文署行都督府事。

同書卷五六，洪武三年九月辛卯：

> 中書省奏：都督同知汪興祖既兼晉王武傅，其俸亦宜兼給。上曰：王之國則給之，今王未之國，且勿給。時上聞稱興祖名，遂嘅念故武傅孫興祖之沒於兵也，命仍以月俸給賜其家。

爭的結束，地方軍政迅速由都衛這個具有濃厚地方性質的機構接管，都衛作為直接統率省會軍隊的衛，節制其他衛所軍隊」。「與行省并列的行都督府於洪武四年後開始，過渡到節制一省衛所的都衛，再過渡到取消直接統軍職能的都指揮使司，最終穩定下來」。這裡同樣忽視了陝西、北平、山西三行都督府設置的時間晚於大規模統一戰爭的結束；並且從作者前後文義看來，似乎行都督府在洪武四年後隨都衛之成立而廢革。若果如此，則陝西、北平、山西三行都督府實際存在的時間約僅半年，很難理解其設置目的何在？而成立於洪武四年四月的臨濠行大都督府及七年九月改設的鳳陽行大都督府，更無法適用作者上述任何時期的解釋。本來行大都督府、大都督分府與行都督府是宜有所區別，但一如前述，作者非但未加以區分，有關行都督府的討論又有時間先後順序矛盾的問題，遂致文義難解。唯筆者亦不排除誤解作者原意之可能性，姑援引於上，以就教於作者。

[14] 參見《明史・職官四・王府長史司》卷七五，頁1837-1838；《明太祖實錄》卷四八，頁3a，洪武三年正月甲午；卷六四，頁1b，洪武四年四月己丑。有關王相、傅府體制，可參考佐藤文俊，《明代王府の研究》（東京：研文出版，1999），頁142-153。

[15]《明太祖實錄》卷五一，頁8a-b，洪武三年四月癸酉：「詔諸王相府武相居文相之上，……時武職多勳臣故也」。

可知當時陝西、山西行都督府同知或僉事，常以秦王府與晉王府的武相或武傅兼任。而曾領大都督分府事的孫興祖，死前也曾被任命爲燕王武傅；[16] 若非早死，也很可能被授命兼領北平行都督府事。

郭子興、汪興祖、耿炳文與孫興祖皆屬功臣集團，他們在親王之國以前負擔起行都督府的軍務；行都督府與諸王府關係之密切不言而喻。北平行都督府與大都督分府的關係史料不載，南炳文先生推測大都督分府大概就是北平行都督府的前身，應屬可信。

最後是鳳陽。鳳陽即元濠州，爲龍興之地，「吳元年 (1367) 升爲臨濠府。洪武二年九月建中都，置留守司於此。六年九月曰中立府。七年八月曰鳳陽府」。[17] 南炳文先生指出，「鳳陽行都督府原來叫“行大都督府”，設於洪武四年四月，稱“臨濠行大都督府”，洪武六年九月改稱“中立行大都督府”，到洪武七年九月，才最後改稱爲“鳳陽行都督府”」。[18] 王劍英先生則以爲，實錄中的「鳳陽行都督府」實爲「鳳陽行大都督府」之誤。[19] 由於臨濠行大都督府的設置在陝西、北平、山西三行都督府之後，原本即有凸顯中都地位崇隆之意，若逕改爲行都督府，無異降低層級，使中都與其他行省不分軒輊，並不合理；何況朱元璋此時尚有遷都中都之意，[20] 沒有理由將中都降到與親王冊封之地同級。本文

---

[16] 孫興祖曾兼任燕王武傅，參見郭造卿，《盧龍塞略》（二十卷，附圖一卷，收入《中國史學叢書・第三編・第三輯》〔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第27，據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明萬曆庚戌年新城王象乾刊本影印），卷一三，〈傳部・征禦英烈〉，頁2a。

[17] 參見《明史・地理一・南京》卷四〇，頁912。

[18] 南炳文1983，頁111。

[19] 按：《明太祖實錄》卷九三，頁3a，洪武七年九月丁丑原文為：「改中立大都督府為鳳陽行都督府。」王劍英，《明中都研究》（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5），於引用時逕改為「改中立（行）大都督府為鳳陽行（大）都督府」（頁77）。同書引用多種方志資料，指出中都留守司「本鳳陽行大都督府舊基」（頁150, 151）；又引《明太祖實錄》卷一二六，頁4a，洪武十二年九月己酉：「改鳳陽行大都督府留守司為留守中衛指揮使司」，確定洪武七年九月係改中立行大都督府為鳳陽行大都督府（頁152）。查實錄洪武七年九月至十四年九月間記事，確實同時存在「鳳陽行大都督府」及「鳳陽行都督府」兩個名稱，如卷一〇〇，頁1b，洪武八年五月己巳：「召鳳陽行都督府都督僉事胡海赴京」；卷一一七，頁1b，洪武十一年正月辛卯：「以鳳陽行都督府僉都督周能為山西都指揮使」；卷一二三，頁2a，洪武十二年三月壬申：「以河南都司所屬徐州衛指揮使司隸鳳陽行都督府」。《明史・職官五・留守司》卷七六，頁1871，則作「鳳陽行都督府」。本文接受王劍英先生的說法。

[20] 參見松本隆晴，〈明代中都建設始末〉，頁66-72；張顯清、林金樹主編，《明代政治史》上冊，頁223。朱元璋在洪武八年四月往中都巡視，隨後「罷中都役作」，放棄遷都

因此採納王劍英先生之說，認爲洪武七年九月僅將中立行大都督府改稱鳳陽行大都督府，並未同時進行改制。

事實上，朱政權在中都正式設立行大都督府之前，曾有意比照南京設置大都督府。王劍英先生即指出，洪武三年建大都督府於中都皇城午門右，但該建築「由於罷建中都而未曾啓用，後來拆除不存了」。[21] 顯示明初一度打算在中都設置與南京大都督府同級的軍事機構，但在次年還是決定改立「臨濠行大都督府」，而以南京大都督府爲唯一的中央最高軍事機構。由之亦可見明初制度之混亂。

臨濠行大都督府設置後，若干原本直轄於南京大都督府的衛所如金吾左・右、羽林左・右、虎賁左、驍騎左・右、燕山護衛、神策、雄武、興武、威武、廣武、英武、武德、鷹揚、龍驤、鍾山、興化、定遠、懷遠等衛俱改入臨濠行大都督府轄下。洪武四年四月又置長淮衛於臨濠，統領水軍。十一年二月正式以南京爲京師，原屬鳳陽行大都督府之金吾左、羽林左、虎賁左、驍騎左、龍驤、興武、興化、和陽、雄武、鍾山、定遠、振武等衛皆革調。[22] 至洪武十四年九月改

中都的念頭。但在此前確曾相當認真的考慮過以中都為國都的。改中立行大都督府為鳳陽行大都督府在洪武七年九月，當時的大方向還是往遷都中都運作，改名純粹只是配合中立府改稱鳳陽府，看不出任何需要改制的理由。

[21] 參見王劍英，《明中都研究》，頁84, 152。後出的夏玉潤，《朱元璋與鳳陽》（合肥：黃山書社，2003），以為洪武三年在鳳陽營建的大都督府是當時全國最高軍事機構，並且自「大都督府在鳳陽設立後，又於洪武四年四月甲申，設置了大都督府在鳳陽的分出機構——“臨濠行大都督府”」（頁580-581）；其說謬甚。同書接著指出：「行大都督府又稱行都督府，是明洪武初年設於地方上的最高軍事機關。當時全國共有13個省，每省均設一個“行都督府”，再加上“臨濠行大都督府”，全國共14個“行大都督府”」（頁581），其說缺乏證據，亦不可信。

[22] 金吾左以下二十一衛名見《明太祖實錄》卷八〇，頁5a，洪武六年三月壬戌：「詔於臨濠造金吾左・右、羽林左・右、……懷遠二十一衛軍士勞（營）房三萬九千八百五十間」；洪武四年置長淮衛事見《明太祖實錄》卷六四，頁4a，洪武四年四月乙未；十一年革調金吾左等衛事見柳瑛纂修，成化《中都志》（十卷，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0〕，第33-34冊，據明隆慶刊本影印），卷三，〈軍衛〉，頁55a；諸事俱見松本隆晴，〈明代中都建設始末〉。但二十一衛中不見長淮衛，亦無和陽、振武二衛，且二十一衛是否確曾遷至中都，以及其前後變化如何，均有待進一步研究。又，中都地區衛所建置情形另可參考夏玉潤，《朱元璋與鳳陽》，頁579-586。唯夏氏以為：「隨著明中都營建，鳳陽成為大明王朝的京都，根據軍事規制，這裡必須設置由48衛組成的京營部隊」，因此估計到了洪武八年四月罷建中都時，「48衛京營房屋應該說是得以全部建成」（頁583）；應不可信。夏氏根據的是貝瓊，《清江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1228冊，據國

鳳陽行大都督府爲中都留守司，轄下僅鳳陽右、鳳陽中、皇陵、鳳陽、留守左、留守中、長淮、懷遠等八衛及洪塘湖屯田千戶所，[23] 隸屬於中軍都督府。前一年正月，改大都督府爲五軍都督府。[24] 大都督府既已不存，鳳陽「行大都督府」之稱顯得不倫不類，或因此之故而被改稱爲鳳陽「行都督府」，並在翌年改爲中都留守司。

河南、陝西、北平、山西四行都督府廢革時間不詳，若與廢行省同時，則當在洪武九年六月。[25] 前一年十月已改都衛爲都指揮使司，[26] 但在與都衛並置的短暫時間內，二者之職權宜有所區別。

都衛始設於洪武三年十二月。初設時僅杭州、江西、燕山、青州、河南、西安、太原、武昌八都衛，其後又陸續增設建寧、大同、定遼、成都、廣東、留守、貴州、廣西、福州等都衛。[27] 上文述及行都督府官常由王府武相、傅兼任，而王府武相、傅的職務根據《明太祖御製文集》卷四，洪武十一年〈王府武相武傅誥〉所言：

> 然居安之時，武相或傅則不專操其兵，事在衛官。若入宿值日，其士卒之數有無，或如否常法，則相傅點閘分明，毋使晝勤而夜惰。其相傅如忽有警，則出為主將，傅與指揮副之。入不預兵，止懷韜謀以控姦頑，是謂設武相傅之道在斯。

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二六，〈中都藁・游山詩序〉，頁2a：「時（洪武九年秋，中都）宮闕未營，朝市之位已定。四十八衛列營左右，統以大都督府焉」，說的不過是都市規劃的情形，並沒有證據可以證明四十八衛的營房在洪武八年已經建成。

[23] 參見《明史・職官五・留守司》卷七六，頁1871：「洪武二年詔以臨濠為中都，置留守衛指揮使司，隸鳳陽行都督府。十四年始置中都留守司，統鳳陽等八衛」。又見《明太祖實錄》卷一三九，頁3a，洪武十四年九月丁酉；王劍英，《明中都研究》，頁150-152。

[24] 參見《明太祖實錄》卷一二九，頁3b-4a，洪武十三年正月己亥。

[25] 參見《明太祖實錄》卷一〇六，頁5b，洪武九年六月甲午：「詔改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

[26] 參見《明太祖實錄》卷一〇一，頁4a-b，洪武八年十月癸丑：「以在外各處所設都衛並改為都指揮使司」。

[27] 參見南炳文1983，頁112-115。其中的留守都衛設在南京，明初為都鎮撫司，總領禁衛，先屬中書省，後改隸大都督府。尋改宿衛鎮撫司，洪武三年改為留守衛指揮使司，專領軍馬守禦各城門，及巡警皇城與城垣造作之事。後陞為留守都衛，統轄天策、豹韜、飛熊、鷹揚、江陰、廣洋、橫海、龍江等八衛，俱為親軍指揮使司；另轄水軍左・右二衛，為指揮使司。參見《明史・職官五・京衛》卷七六，頁1861-1862；《明太祖實錄》卷一〇一，頁4a-b，洪武八年九月癸丑。

主要是在戰時出任主將，平時則僅負責監督護衛兵的宿值，不得干預護衛兵的操練。[28]〈王府武相武傅誥〉雖是後出的史料，且所論乃是武相、傅與王府護衛官的職務區分，但武相、傅的主要職責既在戰時出任主將，推想由武相、傅兼任的行都督府官亦當如此。各行省內衛所軍隊則受都衛節制，行都督府官不得干預。

護衛屬王府軍馬，從王調遣。洪武五年正月初定制時，以「每王府設三護衛」爲率，實則未必皆然，如慶、肅等府即僅有一護衛。[29] 陝西、山西、北平三行都督府之設若果與秦、晉、燕王府有關，隨著王府護衛的成立、[30] 行省的廢止以及洪武十三年廢止王相府，終將結束其階段性任務而遭廢革，唯具體時間不詳。

大都督府改爲五軍都督府後，以北平都司隸屬於後軍都督府。永樂元年二月罷北平都司，取而代之的「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意指後軍都督府在北京的行署，其地位與後軍都督府相埒，彼此不相隸屬，俱歸成祖直轄。永樂七年北京設行在五軍都督府，北京行都督府遂就近接受行在後軍都督府的管轄。永樂十八年十一月罷北京行都督府，其簿書移交後軍都督府管轄；原轄各衛所除部分已於永樂四年陞爲親軍衛者外，俱改爲直隸後軍都督府。[31] 洪熙初復設行都督府，將其中部分衛所改隸於山西行都司下，其餘仍隸屬於北京行都督府。宣德三年八月廢北京行都督府，屬下各衛部分改爲行在後府在京衛，部分成爲直隸於行在後府的在外衛；宣德五年六月成立萬全都司，又將部分衛所改隸萬全都司。[32] 正統六年，北京宮殿成，原直隸於行在後府各衛遂改而直隸於後軍都督府下。

---

[28] 詳見佐藤文俊，《明代王府の研究》，頁144-147；朱元璋，《明太祖御製文集》（二十卷，收入《中國史學叢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5〕，第22種，據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本影印），卷四，頁15a-b。

[29] 布目潮渢指出，如果依據《明史》等書的說法，護衛是屬於五軍都督府下各都司管轄的；但至少在洪武十五年時，護衛與五軍都督府各都司間並無統屬關係，另有一些史料則顯示護衛歸王府管轄。參見布目潮渢，〈明朝の諸王政策とその影響〉（中），《史學雜誌》55.4 (1944)：52-58。

[30] 前引《明太祖實錄》卷七七，頁2b，洪武五年十二月戊子：「以秦府左相兼陝西行省右丞耿炳文署行都督府事」。可見在護衛制初定之時，行都督府尚存在。但真正成立護衛軍在次年五月，《明太祖實錄》卷八二，頁6a，洪武六年五月丙午：「命長興侯耿炳文於西安、鳳翔、平涼、慶陽、延安、鞏昌、臨洮諸府舊軍內，選一萬九千人充秦王府護衛軍士」。當時負責挑選護衛軍的，正是秦府左相兼陝西行省右丞署行都督府事耿炳文。

[31] 參見《明史・地理一・京師》卷四〇，頁883-884；《明太宗實錄》卷二三一，頁1b-2a，永樂十八年十一月丁卯。

[32]《明宣宗實錄》卷六七，頁5a，宣德五年六月壬午：「置萬全都指揮使司。特關外衛所皆

北京行都督府雖是地方軍政機構，但其職官品秩及名稱等同於中央的五軍都督府。永樂元年二月設置時，置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僉事無定員，首領官經歷、都事各一員。五月，敕駙馬廣平侯袁容掌北京行都督府事，同月，陞都督同知陳恭爲右都督，陞都指揮使高實爲都督僉事，俱掌北京行都督府事；[33] 後又以原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平安爲北京行都督府都督僉事。[34]

袁容乃朱棣長女永安郡主之夫，靖難間以儀賓守北平。永樂元年進郡主爲公主，進容爲駙馬都尉，五月，遂以北平守城功封袁容爲廣平侯。[35] 陳恭自建文元年七月靖難師初起時即追隨朱棣。[36] 高實則原任金吾右衛指揮僉事，致仕後子英襲職，英因從征有功陞都指揮僉事，實則以守城功陞都督僉事。[37] 平安本爲建文朝之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以率眾拒靖難軍被擒，朱棣惜才宥之，以之爲北京行都督府都督僉事，委任無間。

平安卒於永樂七年三月，高實於永樂九年致仕。陳恭在永樂十八年以中軍都督掌中都留守司事，[38] 調離北京行都督府的時間不詳。三人離任後替補者不詳，

隸後軍都督府，上以諸軍散處邊境，猝有緩急，無所統一，乃命于宣府立都司，……宣府等十六衛所皆隸焉」。

[33] 參見《明太宗實錄》卷二〇上，頁6b，永樂元年五月己丑；卷二〇下，頁5a，永樂元年五月庚子、辛丑。

[34] 參見《明太宗實錄》卷八九，頁1b，永樂七年三月乙卯。平安改任北京行都督府都督僉事時間不詳。

[35] 參見陳建撰，高汝栻訂，吳禎增刪，《皇明通紀法傳全錄》（二八卷，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第10冊，據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九年刻本影印），卷一四，〈太宗文皇帝紀〉，頁4a-b；《明太宗實錄》卷二〇上，頁4b-5a，永樂元年五月甲申。又，王世貞，《弇州史料・後集》（七十卷，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明萬曆間刊本），卷五〇，〈駙馬坐府典兵〉，頁12a-b，謂：「永樂間駙馬李讓、袁容俱鎮守北京，仍理行府都督事」。但據《明太宗實錄》卷三三，頁9b，永樂二年八月乙未，李讓於洪武中為朱棣次女永平郡主儀賓，靖難時署北平布政司事，禦敵有功，永樂元年五月封富陽侯，二年八月以疾卒。焦竑編，《國朝獻徵錄》（一一九卷，收入《明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91〕，第109-114冊），卷四，〈駙馬都尉富陽侯李讓〉，頁12a，謂李讓於「永樂元年進駙馬都尉，封富陽侯，食祿千石，掌北京刑（行）部事」。《弇州史料》之說有誤。

[36] 參見高岱，《鴻猷錄》（十六卷，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第十八編》〔臺北：新興書局，1977〕，第2冊），卷七，〈轉戰山東〉，頁11a-b：「洪武三十二年即革除建文元年。七月癸酉，成祖靖難師起，以誅齊泰、黃子澄誓師，去建文紀年，仍稱洪武。……於是，參政郭資、副使墨麟、都指揮同知李濬、陳恭等皆從之」。

[37] 參見《明太宗實錄》卷一二一，頁4a，永樂九年十一月庚午。

[38] 參見《明太宗實錄》卷二三二，頁1b，永樂十八年十二月丁未。

僅知永樂十五年曾命掌繕工事泰寧侯陳珪、成山侯王通兼掌北京行都督府事；[39]而廣平侯袁容則始終如一，一直到永樂十八年十一月定明年改行在所爲京師時，仍掌北京行都督府事。[40]

陳珪爲揚州府泰州人，洪武間爲燕山中護衛百戶，從燕王朱棣征北虜有功陞千戶，後以靖難功及侍世子居守有功累陞中軍都督僉事，封泰寧侯。永樂八年二月成祖親征蒙古時，與袁容一同輔佐趙王高燧，整理北京城池軍馬；十五年二月爲營建北京置繕工，由珪總其事；永樂十七年四月卒。[41] 王通爲陝西咸寧縣人，父王真於靖難初歿於王事，通嗣之，成祖即位後錄功封武義伯，十一年五月以營建長陵功加封成山侯；十五年二月出任掌繕工事陳珪的副手，兼掌北京行都督府事；十六年五月被派往陝西及潼關等處閱視軍實。[42] 二人兼掌北京行都督府事的時間都不長。

洪熙元年三月，復設北京行都督府，命定國公徐景昌掌北京行都督府事，以左府都督同知徐甫佐之。[43] 宣德元年三月，命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掌北京行都督府事，調行在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山雲爲北京行都督府都督僉事。同時間，長年鎮守大同的武安侯鄭亨亦被召還，出掌北京行都督府事；唯未久又命鎮守大同。[44]宣德二年三月，命徐甫以北京行都督府都督同知掌四川都司；七月，復命山雲以北京行都督府都督僉事佩征蠻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廣西。[45] 宣德三年八月，革

---

[39] 參見《明太宗實錄》卷一八五，頁2b-3a，永樂十五年二月甲戌。

[40] 參見《明太宗實錄》卷二三一，頁1b-2a，永樂十八年十一月丁卯。

[41] 參見《明太宗實錄》卷一〇一，頁2b，永樂八年二月辛丑；卷一八五，頁2b，永樂十五年二月壬申；卷二一一，頁2a，永樂十七年四月甲辰。

[42] 參見《明太宗實錄》卷一四〇，頁3b，永樂十一年五月壬寅；卷二〇〇，頁2a-b，永樂十六年五月丙辰。王通卒於景泰三年，《明英宗實錄》卷二一五，頁10b-11a，景泰三年四月戊子記其生平：「永樂中督工修天壽山，加封成山侯」，未及兼掌北京行都督府事。而實錄永樂十六年五月丙辰記其被派往陝西及潼關等處閱視軍實，敕書中亦僅稱之為成山侯，不詳其時是否仍兼掌北京行都督府事。推想其兼掌之時間應不長。

[43] 參見《明仁宗實錄》卷八下，頁7b，洪熙元年三月戊戌。但《國朝獻徵錄・世封公》卷五，頁17b-18b，有楊士奇所撰定國公徐景昌傳，謂其於永樂「十八年侍仁宗皇帝入朝，洪熙元年命掌行在後軍都督府，是年丁母太夫人沐氏憂，宣德初起復」云云，似將北京行後軍都督府誤為行在後軍都督府。不詳待考。

[44] 參見《明宣宗實錄》卷一五，頁8a，宣德元年三月乙巳。卷一〇八，頁10a-b，宣德九年二月乙丑，記鄭亨於「宣德元年召還，掌北京行後軍都督府事，未幾又命鎮守大同」。

[45] 參見《明宣宗實錄》卷二六，頁11a，宣德二年三月壬子；卷二九，頁7b，宣德二年七月己酉。

北京行都督府，命掌行都督府事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掌行在後軍都督府事；十二月，將掌四川都司事之原北京行都督府都督同知徐甫，及以總兵鎮守廣西之原北京行都督府都督僉事山雲俱改注於右軍都督府。[46]

徐景昌係鳳陽人，永樂二年襲父增壽公爵。增壽乃成祖徐皇后弟，建文末以通燕被誅，成祖即位後追封武陽侯，進定國公。[47] 徐甫亦鳳陽人，父徐貴爲北平都司都指揮僉事，甫襲爲大興左衛指揮僉事，以靖難功歷陞都指揮僉事。永樂初，陞浙江都指揮同知，洪熙初，陞左府都督同知改北京行都督府。山雲爲徐州人，父山青以靖難功官至都督僉事，雲襲爲金吾左衛指揮使，從成祖北征有功，累陞北京行都督府都督僉事。[48] 鄭亨則爲合肥人，父鄭用，洪武初以軍功授大興左衛副千戶。亨代職後，以功陞密雲衛指揮僉事；靖難期間屢立戰功，陞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封武安侯。永樂元年，命留守北京，八年，從征北虜，後連歲總兵鎮天城、陽和等處，又鎮大同。仁宗嗣位，命佩征西將軍印，仍鎮大同。宣德元年召還，掌北京行都督府事，九年二月卒。[49]

實錄中出現的北京行都督府官僅止於此。[50]《立齋閒錄》卷三記宣德元年宣宗親征漢庶人時之留守事宜，所載留守北京官員中，管北京行都督府之武職有：廣平侯袁容，武安侯鄭亨，都督張昇、山雲等四人。[51] 張昇爲仁宗張皇后之兄，永樂二十二年十月由府軍右衛指揮使陞爲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洪熙元年三月復

---

[46] 參見《明宣宗實錄》卷四六，頁5b-6a，宣德三年八月辛卯；卷四九，頁3b，宣德三年十二月乙未。

[47] 參見《明英宗實錄》卷三一，頁3b，正統二年六月己巳；清高宗敕撰，《續文獻通考》（二五〇卷，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卷二〇九，〈封建考・異姓封建〉，頁36b。

[48] 參見《明英宗實錄》卷七五，頁4a-b，正統六年正月壬子（徐甫）；卷四八，頁1b-2a，正統三年十一月甲申（山雲）。

[49] 參見《明宣宗實錄》卷一〇八，頁10a-b，宣德九年二月乙丑。

[50] 按：《明太宗實錄》卷二四，頁6a，永樂元年十月己未有云：「賞北京守城官刑部左侍郎李友直銀五十兩、鈔八百貫、綵幣八表裏；刑曹清吏司郎中艾麟，留守行後軍都督府事齊孝智、毋祥，國安縣丞熊慶源，順義縣丞邵智，新城縣丞劉清各銀四兩、鈔一百貫、綵幣四表裏、生絹二匹、綿布四疋、綿花五斤」。從賞金數額判斷，文中的「留守行後軍都督府事」齊孝智、毋祥，應為「留守行後軍都督府『都』事」之誤，本文因此不列入討論。又，文中之「刑部左侍郎」李友直為「行部左侍郎」之誤；參見徐泓，〈明北京行部考〉，頁582。

[51] 參見宋端儀，《立齋閒錄》（四卷，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第四十編》〔臺北：新興書局，1985〕，第2冊，據國立中央圖書館明鈔本影印），卷三，頁593。

陞爲左軍都督府左都督，宣德四年二月時仍爲行在左軍都督府左都督，[52] 實際掌管北京行都督府事的時間不詳。

綜觀上述，先後出掌北京行都督府事的武職中，僅平安一人本爲建文帝手下，其餘則自燕王時期即跟隨朱棣，靖難期間因個人乃至父輩之戰功或守城功而陞任；袁容、徐景昌及張昇更貴爲皇親國戚，其職位之崇高由此可見。

儘管如此，北京行都督府畢竟不過是一個地方級的軍政機構，其所管轄之事務與一般都司大同小異。[53] 只是因爲北京作爲特別行政區之地位特殊，北京行都督府之規模遠大於一般都司（詳下節）。特別是在永樂七年二月成祖以巡狩爲名遷駐北京之後，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營建北京以爲日後定北京爲京師作準備，北京行都督府便配合北京行部提供軍力進行建設。永樂十五年二月以陳珪、王通兼掌北京行都督府事，更說明此後的宮殿建設應以北京行都督府爲中心繼續推動。[54] 而成祖五度親征漠北皆以北京爲糧草徵集地，有關軍需補給的工作也常由行部會同行都督府共同辦理。[55]

北京行都督府的另一項重要職務即是管理北邊重要關口，核發出關勘合。永樂七年四月，命編置紫荊、居庸、古北、喜峰、董家、山海六關口出關勘合。每關一百道，以禮樂射御書數六字爲號。北京行都督府、行在兵部皆用印鈐記，而各置底簿；以兵部底簿并勘合送內府，行都督府底簿付各關口。公差出關者必得

---

[52] 參見《明仁宗實錄》卷三下，頁1b，永樂二十二年十月甲寅；卷八下，頁8a，洪熙元年三月己亥；《明宣宗實錄》卷五一，頁2b-3a，宣德四年二月癸未。又，《明宣宗實錄》卷三四，頁5a，宣德二年十二月己巳有云：「以前北京留守行在後軍都督府都事張昇、行在左軍都督府都事朱禮、江西按察司檢校衛鎮、澧州民王頤為行在監察御史。昇、禮，山東道；鎮，陝西道；頤，江西道……以求賢舉也」。其中的「北京留守行在後軍都督府」都事張昇，應為「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之誤，而此張昇乃該府都事，不同於仁宗張皇后兄之張昇，二人湊巧同名而已。

[53] 參見《明太宗實錄》卷二一，頁1a-b，永樂元年六月庚戌；卷二四，頁4b，永樂元年十月乙卯；卷二五，頁11b-12a，永樂元年閏十一月丙寅；卷三〇，頁1a-b，永樂二年四月辛未朔；卷三〇，頁9b-10a，永樂二年四月己丑；《明宣宗實錄》卷一一，頁3b，洪熙元年十一月丙午。敕諭中與其他都司並舉時，以北京行都督府在前，其餘都司列後，如《明太宗實錄》卷三〇，頁1a-b，永樂二年四月辛未朔：「敕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及大寧等都司曰」；卷二五，頁11b-12a，永樂元年閏十一月丙寅：「其速書敕，往諭北京行都督府并山西都司、行都司，令簡士卒，嚴哨瞭，固守備，不可怠忽」等皆是。

[54] 參見新宮學，《北京遷都の研究》，頁210。

[55] 以上參見徐泓，〈明北京行部考〉，頁589-592。

內府勘合，爲驗乃出，無者從守關官執奏。[56] 永樂十八年底初次廢革北京行都督府時，出關勘合改由中軍都督府編置，兵部公同用印，送印綬監收管；需用時再由通政司具奏，印綬監填發。[57] 洪熙元年復設北京行都督府，出關勘合復歸行都督府出給。宣德三年，遼東安樂州知州侯進奉命赴任，攜眷行經山海關時，雖持有北京行都督府發給之出關勘合，仍遭守關指揮葛昇等稽留，必索取賄賂始得放行。事經侯進奏准，由巡按御史治之如律。[58]

值得注意的是，宣德年間出任北京行都督府都督僉事的山雲，除在宣宗征漢庶人期間，曾與廣平侯袁容、武安侯鄭亨、都督張昇一同擔負起留守北京之責外，[59] 自宣德元年七月領馬步軍戍山海，二年七月佩征蠻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廣西，率領湖廣、廣西、貴州三都司所調官軍勦捕叛蠻，一直到宣德三年十二月改注右軍都督府，期間均以北京行都督府都督僉事銜長駐廣西。[60] 洪熙元年出任北京行都督府都督同知的徐甫，亦於宣德二年以原銜出掌四川都司，至宣德三年十二月始改注右軍都督府。二人長期外派卻不見北京行都督府另補他人取而代之，就中原委值得玩味。徐泓師曾指出：宣宗即位以後，對仁宗還都南京的計畫陽奉陰違，北京雖具「行在」之名，實爲京師，南京各機構的重要性大減。「行部的設立，原爲代表在南京的中央政府，管轄北京各府州縣，今中央政府實際上已在行部所在的北京，有事可直接與北京各府州縣接觸，行部就成爲一個多餘的機構」，「不但不利政務的推行，反而造成『文移重復，事或稽誤』的弊病；因此於宣德三年革廢」。[61] 面對同樣尷尬的處境，行都督府官以長年外派的方式遠離中央，適可以降低其與行在後府間的衝突。而永樂以後五軍都督府職權漸歸兵部，五府官員僅是虛銜，[62] 北京行都督府雖爲地方級機構，其職銜卻等同於五府官，自也難逃虛位化的趨勢。山雲與徐甫之外放當與此有關。

---

[56] 參見《明太宗實錄》卷九〇，頁2b，永樂七年四月丙戌。

[57] 參見《明太宗實錄》卷二三一，頁1b，永樂十八年十一月丁卯。

[58] 參見《明宣宗實錄》卷四六，頁4a，宣德三年八月甲申。

[59] 參見《明宣宗實錄》卷二〇，頁7a，宣德元年八月己巳。

[60] 參見《明宣宗實錄》卷一九，頁9a，宣德元年七月壬子；卷二九，頁7b，宣德二年七月己酉；卷三五，頁2b，宣德三年正月丙申；卷三七，頁3a，宣德三年二月辛未；卷四〇，頁5a-b，宣德三年二月庚子；卷四一，頁14a-b，宣德三年四月丁丑；卷四五，頁4b，宣德三年七月壬戌等條。

[61] 參見徐泓，〈明北京行部考〉，頁579-580。

[62] 參見王天有，《明代國家機構研究》，頁129；毛佩奇、王莉，《中國明代軍事史》，頁58；張德信，《國朝典制》（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頁390-391。

三・北京行都督府屬衛

「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意指該機構爲後軍都督府在北京之「行署」。論位階，「留守行後軍都督府」應在都司之上；論規模，也不應等同於其他都司。因此在將北平都司改爲北京行都督府之際，相應的也對其下的屬衛進行了調整。

本來在洪武二十六年初定天下都司衛所時，北平都司下有燕山左、燕山右、燕山前、大興左、永清左、永清右、濟州、濟陽、彭城、通州、薊州、密雲、真定、永平、山海、遵化等十六衛及居庸關千戶所一所。[63] 其後陸續擴建，[64] 到永樂元年改爲北京行都督府，轄下衛所大舉擴增，據《明太宗實錄》卷一七，永樂元年二月辛亥：

> 以燕山左、燕山右、燕山前、大興左、濟州、濟陽、真定、遵化、通州、薊州、密雲中、密雲後、永平、山海、萬全左、萬全右、宣府前、懷安、開平、開平中、興州左屯、興州右屯、興州中屯、興州前屯、興州後屯、隆慶、東勝左、東勝右、鎮朔、涿鹿、定邊、玉林、雲川、高山、義勇左・右・中・前・後、神武左・右・中・前・後、武成左・右・中・前・後、忠義左・右・中・前・後、武功中、盧龍、鎮虜、武清、撫寧、天津右、寧山六十一衛，梁成、興和、常山三守禦千戶所，俱隸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

總計高達六十一衛三所。這些衛所除原屬北平都司者外，有原屬山西行都司的萬全左、萬全右、宣府前、懷安、東勝左、東勝右、鎮朔、定邊、玉林、雲川、高山、鎮虜等衛，原屬北平行都司的興州左・右・中・前・後五屯衛，以及原屬河南都司的寧山衛等，其餘則多爲靖難期間燕王新建者（詳下）。

不過，正如徐泓師所指出，「北京行部」容易被人誤解乃至忽視其存在，「北京行都督府」亦然。《明史・地理一・京師》卷四〇謂開平衛「屬北平都司，永樂元年二月徙治京師，直隸後軍都督府」，就是在不瞭解「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的情況下，將開平衛之所屬錯繫於後軍都督府。實則當時的後軍都督府尚在南京，絕無可能將地處極北的開平衛直隸其下。開平衛直隸於後軍都督府

---

[63] 參見《明史・兵二・衛所》卷九〇，頁2203。

[64] 據《明史・兵二・衛所》卷九〇，頁2195：「建文帝嗣位，置河北都司、湖廣行都司。文皇入立，皆罷之」。可能因為北平都司屬衛大多落入燕王勢力掌控，因此建文政權另立河北都司與之區別。由此推斷燕王在靖難期間增設的衛所應隸屬於舊有的北平都司。

乃是在北京行都督府革廢之後。

同樣的錯誤在《明史》中幾度出現，利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開發的《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廿五史・明史》，可以發現包括宣府左、宣府右、宣府前、萬全左、萬全右、懷安、保安右、懷來、大寧中、大寧前、富峪、興州左屯、興州右屯、興州中屯、興州前屯、興州後屯、開平、開平中屯、寬河、鎮朔、定邊、雲川、玉林、鎮虜、高山、東勝左、東勝右及瀋陽中屯等衛與興和所俱於永樂元年二月「直隸後軍都督府」，另有延慶右衛係於「永樂二年置於居庸關北口，直隸後軍都督府」。這些衛所應該都是北京行都督府的屬衛。然而，比對上引《明太宗實錄》永樂元年二月辛亥的記事，其中至少有宣府左、宣府右、保安右、懷來、大寧中、大寧前、富峪、寬河、瀋陽中屯及開平中屯等衛不見於實錄。除實錄中的「開平中衛」實爲「開平中屯衛」之誤（詳後），其餘各衛可補實錄之不足。

這些隸屬於北京行都督府的衛所，在實錄的行文中常被冠以「北京」二字，[65] 例如《明太宗實錄》卷二〇下，永樂元年五月丙申：

> 置北京義勇後、神武中、忠義中、隆慶四衛經歷司經歷各一員。

同書卷四七，永樂三年十月戊子：「置北京武清衛經歷司經歷一員」。卷七六，永樂六年二月癸未：「武城侯王聰、同安侯火真率北京永平、薊州、山海、真定諸衛騎兵於宣武府等處備禦」。卷二一三，永樂十七年六月甲戌朔：「置北京涿鹿衛經歷司經歷」。其中的義勇後、神武中、忠義中、隆慶、武清、永平、薊州、山海、真定、涿鹿諸衛皆爲北京行都督府屬衛。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同一時期被冠以北京之名的還包括親軍衛。例如同書卷九四，永樂七年七月丁丑：

> 設北京金吾左・右、羽林前、常山左・右・中、燕山左・右・前、濟陽、濟州、大興左、武成中・左・右・前・後、義勇中・左・右・前・後、神武左・右・前・後、忠義左・右・前・後、武功中、寬河、會州、大寧前・中、富峪、薊州凡三十七衛倉，及錦衣中、懷來守禦二千戶所倉，每倉置副使一員。

---

[65] 例如《明太宗實錄》卷一四七，頁3a，永樂十二年正月庚子：「命北京、山東、山西、河南、中都、直隸徐州等衛不分屯守，各選軍士，以指揮千百戶率領，都指揮總率隨軍運糧」。其中的「北京」即指「北京行都督府」，而所謂的「直隸徐州等衛」，則是隸屬於在南京的中軍都督府。

其中的常山左・右・中三衛應爲常山左・右・中護衛之誤，永樂三年由原屬北平都司的彭城衛、永清左衛、永清右衛改，爲趙府三護衛；洪熙元年廢護衛改回本衛，爲親軍衛。[66] 金吾左・右、羽林前衛原係北平三護衛，建文四年陞爲親軍衛。[67] 燕山左・右・前、濟陽、濟州、大興左等衛初爲北京行都督府屬衛，永樂四年陞爲親軍衛。[68] 其餘則爲北京行都督府屬衛。

由於上述被冠以「北京」的衛所，非親軍衛即爲北京行都督府屬衛，本諸此一認識，再以「北京」爲關鍵詞，搜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明實錄》，可以檢索到如下的資料。例如《明太宗實錄》卷二二，永樂元年八月癸酉：

置北京保定後衛經歷司經歷一員。

同書卷三六，永樂二年十一月庚申：「置北京天津衛經歷司經歷一員」。卷九三，永樂七年六月丁未：「設北京宣化、清平、居庸、榆林、鎮安、懷來、宣城、寧遠、威遠、德勝等衛」。卷一〇七，永樂八年八月辛丑：「置北京牧馬千戶所吏目一員」。卷一六一，永樂十三年二月丙申：「設北京通州左・右、神武中、定邊、武清五衛倉，置副使各一員」等等，其中的通州左・右衛以及宣化、清平等，凡是被冠以「北京」之稱的非親軍衛，是否也都可以視作北京行都督府的屬衛，有待檢驗。

此外，同書卷八〇，永樂六年六月甲申：

改潼關衛隸北京行後軍都督府。

卷一七一，永樂十三年十二月己巳：「設美峪守禦千戶所，並置吏目一員，隸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更清楚說明潼關衛與美峪所也曾先後成爲北京行都督府的屬衛。

另外，在北京行都督府一旦革廢的永樂十九至二十二年間，原隸北京行都督府的衛所一度改爲直隸後軍都督府，實錄中也充分反映了這個變化。例如《明太宗實錄》卷二六一，永樂二十一年七月乙未：

直隸真定衛言：城西堤岸坍塌八十餘丈，請命修築。從之。

即不稱「北京」而改稱「直隸」真定衛。洪熙元年復建北京行都督府，真定衛復

---

[66] 參見《明太宗實錄》卷三九，頁1b，永樂三年二月庚午；《明宣宗實錄》卷九，頁15a，洪熙元年九月庚申。

[67] 參見《明太宗實錄》卷九下，頁6b，（奉天靖難）四年六月辛未。

[68] 參見《明太宗實錄》卷五一，頁3a-b，永樂四年二月戊寅。

成爲「北京真定衛」。及宣德三年八月再廢北京行都督府，真定衛又再成爲「直隸真定衛」，如《明英宗實錄》卷七五，正統六年正月丙辰即云：

> 免行在金吾左等十一衛，直隸真定、淮安等二十六衛被災屯田米二萬五百餘石、草四千八百餘束。

將金吾左等親軍衛冠以「行在」，乃是因爲當時北京仍稱行在，爲與在南京的親軍衛做一區隔故爾。《明宣宗實錄》卷八五，宣德六年十二月甲寅：

> 調行在羽林左衛指揮使劉全任行在府軍右衛，府軍右衛指揮同知孫勝任旗手衛……

其中的「府軍右衛」係南京親軍衛，「行在府軍右衛」則爲北京親軍衛。至於這段期間所謂的「直隸真定衛」，卻是直隸於「行在後軍都督府」，[69] 一直要到正統六年十一月以後，才改爲直隸後軍都督府衛所。這一點是必須要釐清的。

準乎此，同樣以「直隸」爲關鍵詞，搜尋《明實錄》資料庫，可以發現《明宣宗實錄》卷七六，宣德六年二月丁酉有如下的記載：

> 以直隸廣昌守禦千戶所隸萬全都司。初萬全都司奏：廣昌千戶所寓治萬全城中，軍馬粮料皆從本司行移支給，乞令就隸本司為便。上諭行在兵部尚書許廓曰：萬全既至都司，廣昌千戶所豈可不受節制？其改隸之。

廣昌所設於洪武十二年九月，初隸山西行都司；[70] 宣德六年由「直隸」衛所改隸萬全都司，推想宣德三年以前廣昌所應是隸屬於北京行都督府的。

另一方面，根據南炳文先生〈解開天津右衛創建史上的兩個謎團〉一文的考證，上舉《明太宗實錄》永樂元年二月辛亥所列的六十一衛三所中，除部分尚未考出創建時間外，至少有五個衛確定是在永樂元年二月以後創建的。[71] 加上上述被《明史》誤記爲「直隸後軍都督府」的宣府左、宣府右、保安右、懷來、大寧中、大寧前、富峪、寬河、瀋陽中屯等衛，可以發現，實錄永樂元年二月辛亥有關北京行都督府初設時的屬衛記載並不精確，其中固有部分屬於尚在規劃階段實則並不存在的衛所，同時又有若干被遺漏在名單之外。而北京行都督府在設置後仍持續增設衛所加以擴充，陸續並有由其他都司屬衛改隸者。經由《明史》及

---

[69] 以曾經同屬北京行都督府的寧山衛為例，《明宣宗實錄》卷六六，頁1b，宣德五年五月辛丑：「行在後軍都督府奏：寧山衛指揮使李昭毀城樓以造私居，私役旗軍……」，可為說明。

[70] 參見註146。

[71] 參見南炳文，〈解開天津右衛創建史上的兩個謎團〉，《中國地方志》2005.4：52-53。以下稱南炳文2005。

《明實錄》全文資料庫的檢索，初步可以補充宣府左、宣府右、保安右、懷來、大寧中、大寧前、富峪、寬河、延慶右、保定後、天津、宣化、清平、居庸、榆林、鎮安、宣城、寧遠、威遠、德勝、通州左、通州右、潼關等衛，及牧馬、美峪、廣昌等所。以下擬參照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並配合方志與選簿資料，逐一再做確認。

1. 燕山左衛、2. 燕山右衛、4. 大興左衛：據實錄，三衛俱創建於洪武元年八月，三年十二月屬燕山都衛，八年屬北平都司。永樂元年二月改隸北京行都督府，四年二月再改爲親軍衛。[72]

3. 燕山前衛：據實錄，燕山前衛創建於洪武二年八月，[73] 三年十二月屬燕山都衛，八年屬北平都司。永樂元年二月改隸北京行都督府，四年二月改爲親軍衛。

5. 濟州衛、6. 濟陽衛：設於洪武三年八月以前，三年八月改建於北平，十二月屬燕山都衛，八年屬北平都司。永樂元年二月改隸北京行都督府，四年二月俱改爲親軍衛。[74]

7. 真定衛：設於洪武三年，[75] 是年十二月屬燕山都衛，八年改隸北平都司。永樂元年二月改隸北京行都督府，十八年十一月革北京行都督府，改爲直隸後軍都督府。洪熙元年仍隸北京行都督府。宣德三年八月以後爲直隸行在後府在外衛，正統六年十一月改直隸後府（以下各衛情況雷同者，不再一一述及所屬機構之沿革，詳見附表）。

---

[72] 參見《明太祖實錄》卷三四，頁11a-b，洪武元年八月癸未：「詔大將軍徐達置燕山等六衛以守禦北平。於是達改飛熊衛為大興左衛，淮安衛為大興右衛，樂安衛為燕山左衛，濟寧衛為燕山右衛，青州衛為永清左衛，徐州五所為永清右衛」。《明太宗實錄》卷五一，頁3a-b，永樂四年二月戊寅：「改燕山左、燕山右、燕山前、濟陽、濟州、大興左、通州七衛俱為親軍指揮使司」。

[73] 參見《明太祖實錄》卷四四，頁9b，洪武二年八月庚寅：「置燕山前・後二衛」。又，卷一〇一，頁4a，洪武八年九月癸丑：以「北平衛為燕山前衛指揮使司」，應指以北平衛軍撥補燕山前衛。參見下文有關通州衛的討論。

[74] 參見南炳文2005，頁49；郭紅，《明代都司衛所建置研究》，頁52。二衛據《明太宗實錄》卷五一，頁3a-b，於永樂四年二月俱改為親軍衛。但《明太宗實錄》卷三九，頁1b，永樂三年二月庚午又云：「改大寧前衛、濟州衛、天策衛為漢府三護衛」。有關漢府三護衛之事參見註135。郭紅推測永樂三年時濟州衛並未改為護衛；參見郭紅，《明代都司衛所建置研究》，頁52。

[75] 參見南炳文2005，頁49；郭紅，《明代都司衛所建置研究》，頁53。

8. 遵化衛：創建於洪武十一年九月。[76]

9. 通州衛、65. 通州左衛、66. 通州右衛：關於通州衛建置的時間，《明太祖實錄》卷二五，吳元年九月癸卯謂：「置金吾左、金吾右、虎賁左、虎賁右，及興化、和陽、廣陵、通州、天長、懷遠、崇仁、長河、神策等衛」；[77] 同書卷四八，洪武三年正月庚子謂：「置通州衛指揮使司，以安吉衛軍隸之」；卷七六，洪武五年十一月丁未，謂以「通州、吳興二衛併龍驤衛」；但在卷八六，洪武六年十二月丙寅，中書省臣定議北平各衛軍士歲給布絮綿花錢米之例時，又將通州衛列入討論名單。由於各項記載互相矛盾，《寰宇通志・順天府・公廨》卷一又有通州衛公廨建於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1402）的記事，[78] 南炳文先生因此未能斷定該衛建置的確切時間，僅確定通州衛於永樂元年二月以前已經創建。

按：《中國明朝檔案總匯》（以下簡稱《總匯》）第五十二冊收錄有《通州衛選簿》，翻查其他衛選簿亦間可發現有關通州衛的記載。例如《燕山前衛選簿》「蔣忠外黃」謂其軍祖蔣原於「吳元年充通州衛軍」(52:344)[79]；《南京羽林左衛選簿》「周仲仁外黃」記一世祖周貴「吳元年九月歸附，撥通州衛」(72:207)，皆是通州衛在吳元年確已設立的例證。但《通州衛選簿》「邢悌外黃」記其軍祖邢圭於「甲辰年 (1364) 從軍，洪武元年開設通州衛，撥右所」(52:348)，似乎又將通州衛設置時間推遲到洪武元年。

據實錄，通州衛軍在洪武元年五月曾被派往「虢州等處取毛胡蘆山寨」。同年閏七月，元平章俺普達朶兒只進巴率兵襲擊河西務，爲徐達所敗。乙丑，達命衛吏田中爲通州判官攝州事。丙寅，達率諸軍入通州城。丁卯，遂命都督副使孫

---

[76] 參見《明太祖實錄》卷一一九，頁6a，洪武十一年九月丁亥：「置遵化衛指揮使司」。南炳文據此定在洪武十一年九月；見南炳文2005，頁49。郭紅未見此條實錄，主要依據方志中建公署之紀錄，將時間斷在洪武十年；見《明代都司衛所建置研究》，頁53。按：本文遇有各書記載不符之狀況，主要以實錄為準。但實錄亦有前後不一致的狀況，則盡量以衛選簿為準。唯衛選簿存留數量有限，內容亦簡略，很難一窺全貌。因此本文中所有考證出的時間亦僅供參考，與實際時間或有出入。

[77] 南炳文引《明太祖實錄》卷二五，頁10b，將吳元年九月誤作洪武元年九月；見南炳文2005，頁49。郭紅未見此條，直接將通州衛建置時間定在洪武三年；見《明代都司衛所建置研究》，頁52。

[78] 陳循等，《寰宇通志》（一一九卷，收入《玄覽堂叢書續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85〕，第37-39冊，據明初刊本影印）。

[79] 52:344，意指《總匯》第五十二冊，頁344，以下同。

興祖督軍士修築通州城。[80]「邢悌外黃」所謂「洪武元年開設通州衛」應指此，邢圭則是配合通州城的建設改撥通州衛。但在此前的吳元年，通州衛已然設立亦是無庸置疑的。

通州衛設置後又陸續從其他衛所調入不少軍士。《燕山前衛選簿》「王福內黃」：一輩王興兒於「甲辰年從軍，洪武二年調通州衛」(52:152)；《通州衛選簿》「馮萬玉外黃」：軍祖馮得於「吳元年從軍，洪武三年調通州衛」(52:363)；都是明顯的例子。特別是洪武三年，上引實錄謂洪武三年「置通州衛指揮使司，以安吉衛軍隸之」，通過《通州衛選簿》，可以看到相呼應的記載。「彭傑外黃」記始祖彭旺，「吳元年從軍，本年調吉安〔安吉〕衛，洪武三年調通州衛」(52:371)，即是一例；另外如「王潤外黃」，謂其高祖王瞎兒於「甲辰年從軍，洪武三年歸併通州衛」(52:396)，其中「歸併」二字，說明王瞎兒是由其他衛所併入的。[81]

即使在實錄宣稱併通州、吳興二衛爲龍驤衛的洪武五年，《通州衛選簿》中仍可見到「充軍撥通州衛」的例子，如「潘逵內黃」中的伯祖潘成，就是在「洪武五年充軍，撥通州衛」(52:495)。另外如「朱成外黃」記軍祖朱大二，「洪武五年充軍，撥和陽衛；七年調通州衛」(52:443)，在在顯示洪武初年通州衛作爲統一事業的基本班底，持續調發軍士進行增補的事實。[82]

通州衛設置的吳元年，通州尙在元軍手中。洪武元年築通州城，或未及建築通州衛公署。洪武三十五年建通州衛公廨，永樂四年改通州衛爲親軍衛，其公署亦應改入北京城內。[83] 永樂五年建通州左衛，七年改安吉右衛爲通州右衛，二衛

---

[80] 參見《明太祖實錄》卷三二，頁1b，洪武元年五月癸酉；卷三三，頁9a-10a，洪武元年閏七月癸亥、乙丑、丙寅、丁卯。

[81] 早年從軍，後於洪武三年調入通州衛的例子又見《總匯》52:378, 424, 448, 501, 463, 494；從軍時間最早的在甲辰年，也有乙巳年、洪武二年從軍的。另有在洪武三年充軍之始即被派入通州衛的例子，見52:358, 440。

[82] 按：徐達於洪武元年八月進師取元都，十一月收諸未附山寨。二年二月，故元丞相也速侵通州，當時大軍被派往征山西，北平守兵單寡，通州城中亦不滿千人。五月，命常遇春以所部軍還北平，遂自永平擣會州，至大寧，克開平元君，又北奔追至北河，俘其宗王三人及平章鼎住等。通州衛軍在這段期間不可避免的被調至前線作戰，又因折損而必須隨時補充。以上參見《明太祖實錄》卷三四，頁1a-b，洪武元年八月庚午；卷三六上，頁6a，洪武元年十一月丁未；卷三九，頁5a，洪武二年二月庚辰；卷四六，頁8a，洪武二年十月庚午。通州衛到了洪武二十二年又調入一批新歸附的山後人；參見《總匯》52:449, 454, 457, 461, 476, 487, 489。

[83] 通州衛據《明史・兵二・衛所》卷九〇，頁2205，為親軍衛；萬曆《大明會典・兵部

或沿用了通州衛公署。[84]

10. 薊州衛：據實錄，薊州衛創建於洪武四年七月，[85] 但《牧馬所選簿》中記有總旗壹名，其「誥命」中記載：「張興，洪武二年充薊州衛左所小旗」(53:406)，顯示在正式設衛之前，已先行編派若干軍伍，以便進行相關前置作業。

11. 密雲中衛、12. 密雲後衛：南炳文先生據光緒《密雲縣志・兵制考・明季各營衛》卷四之三所云：「密雲中衛，洪武五年置。駐縣舊城」，[86] 認爲密雲中衛創建於洪武五年。郭紅則根據實錄洪武九年八月戊子，朱元璋敕北平諸衛兵分守北邊關隘的記載中只提到密雲衛等十一衛，判斷當時密雲中衛尚未設立。並認爲同書洪武十四年七月癸卯之「置密雲衛指揮使司」應爲密雲中衛之誤，因此將密雲中衛的設置時間斷在洪武十四年。[87]

按：《明史・兵二・衛所》卷九〇謂密雲中・後衛係由密雲衛分。密雲衛設於洪武二年三月；[88] 密雲後衛據《明史・地理一・京師》卷四〇：密雲州「北有古北口，洪武十二年九月置守禦千戶所於此。[89] 三十年改爲密雲後衛」。可知創

七・都司衛所》卷一二四，頁3a，亦列為親軍衛；但茅元儀，《武備志》（二四〇卷，臺北：華世出版社，1987），卷一八九，〈占度載・方輿一〉，頁22a，卻謂其為在外衛，設在「直隸順天府通州治」。或於萬曆間改屬？不詳，待考。

[84]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一三〇卷，圖說五卷，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卷一一，〈直隸二〉，頁20b，記通州衛「在州治南，建文四年成祖置衛於此。又有左・右二衛，俱永樂中建」。二衛設置時間參見《明太宗實錄》卷七三，頁4b，永樂五年十一月戊辰；卷九六，頁3b，永樂七年九月庚辰。

[85] 參見《明太祖實錄》卷六七，頁4a，洪武四年七月辛未：「置薊州衛指揮使司」。

[86] 參見南炳文2005，頁49。文中所引光緒《密雲縣志》筆者未見，但相同記事又見於臧理臣等修，宗慶煦纂，民國三年重修《密雲縣志》（八卷，首一卷，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第139號，據民國三年鉛印本影印），卷四之三，〈兵制考・明季各營衛〉，頁5a。

[87] 參見郭紅，《明代都司衛所建置研究》，頁53；《明太祖實錄》卷一〇八，頁1a，洪武九年八月戊子；卷一三八，頁4b，洪武十四年七月癸卯。

[88] 參見《明史・兵二・衛所》卷九〇，頁2219；《明太祖實錄》卷四〇，頁7a，洪武二年三月。

[89] 參見《明史・地理一・京師》卷四〇，頁887。按：民國三年重修《密雲縣志・兵制考・明季各營衛》卷四之三，頁5a，記密雲後衛「洪武十一年明史作十二年九月置守禦千戶所於古北口城。三十年改為後衛」。文中特別指出古北口所的建置時間在洪武十一年，早於《明史》所記；但據《明太祖實錄》卷一二六，頁4a-b，洪武十二年九月丙辰：「置北平永寧衛指揮使司及古北口守禦千戶所」，時間又與《明史》一致。由上舉薊州衛的例子可知，實錄中所記衛所設置時間未必正確，類似的情況並且層出不窮（詳下文）。本文因此盡量列舉不同說法，以供讀者採擇。

建於洪武三十年。《明太宗實錄》卷一三，洪武三十五年十月丁卯：「定北平守城功賞。以北平、保定、永平爲一例，通州、遵化爲一例，薊州爲一例，隆慶、密雲、密雲後衛爲一例，各以歲月久近爲等第」。顯示此時仍只有密雲衛及密雲後衛。而《總匯》第六十七冊收有《密雲後衛選簿》，其中的「黃朝舉內黃」，記載一輩黃斌，洪武「叁拾壹年以年深除密雲衛所鎮撫」，三十三年白溝河陣亡，親男黃寧襲陞密雲後衛前所副千戶 (67:99)；顯示密雲衛在洪武三十一年時尚存在，但其衛官再次陞官時已改爲密雲後衛官。同選簿「王國卿外黃」記軍祖王鐲兒，洪武「五年調密雲守禦所，二十五年疾。二世祖王興係親姪，代役，……三十五年金川門功，陞密雲中衛後所實授百戶」(67:94)，則是密雲衛軍因洪武三十五年立下的靖難功，陞爲密雲中衛官的例子。二例或可證明《明史》謂密雲中・後衛係由密雲衛分出之說無誤，而密雲中衛之創建或在洪武三十五年底。

13. 永平衛：據實錄，永平衛創建於洪武三年正月丁巳 (1370.02.23)，但在早幾天的正月甲午 (1370.01.31)，已出現與永平衛相關的記載：「命中書省符下山東行省，召募水工於萊州洋海倉運糧，以餉永平衛。時永平軍儲所用數多，道途勞於輓運，故有是命」。[90] 查《總匯》「趙江外黃」：一世祖趙四，洪武二年充永平衛軍 (52:324)；「劉儒外黃」：一輩劉旺，吳元年充永平衛軍 (52:214)；「宣承恩外黃」：丙午年充軍，洪武二年調永平衛 (52:233)，皆可證明在實錄所記正式設衛時間之前，永平衛早已存在，並已開始實際運作。

14. 山海衛：山海衛創建於洪武十四年九月。[91]

15. 萬全左衛、16. 萬全右衛、18. 懷安衛、27. 東勝左衛、28. 東勝右衛、29. 鎮朔衛、31. 定邊衛、32. 玉林衛、33. 雲川衛、34. 高山衛、57. 鎮虜衛、67. 宣府左衛、68. 宣府右衛：據實錄，各衛俱建於洪武二十六年二月；[92] 但以萬全左衛爲例，《總匯》「韓大儒外黃」(53:210)、「胡永祿外黃」(53:226)、

---

[90] 參見《明太祖實錄》卷四八，頁7a-b，洪武三年正月丁巳；卷四八，頁2a，洪武三年正月甲午。中西曆轉換參考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兩千年中西曆轉換》資料庫（http://www.sinica.edu.tw/~tdbproj/sinocal/luso.html〔搜尋，2008.05.22〕）。又，據吳傑修，吳棋纂，弘治《永平府志》（十卷，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0〕，第3冊，據明弘治刊本影印），卷五，〈兵制〉，頁61b：「（永平衛）在守備廳南，洪武四年建」。是其公署之建置更晚於設衛一年。

[91] 參見《明太祖實錄》卷一三九，頁2b，洪武十四年九月甲申；又，弘治《永平府志・兵制》卷五，頁61b：「在山海關城中，洪武十四年創建」。

[92] 參見《明太祖實錄》卷二二五，頁1a，洪武二十六年二月辛巳。

「李洪內黃」(53:481)，其祖輩俱係於洪武二十五年充萬全左衛軍。《明太祖實錄》卷二二〇，洪武二十五年八月丁卯：

> 上以山西大同等處宜立軍衛屯田守禦，乃諭宋國公馮勝、潁國公傅友德等曰：屯田守邊，今之良法；而寓兵於農，亦古之令制。與其養兵以困民，曷若使民力耕而自衛。爾等宜往山西布政司，集有司、耆老諭以朕意。

同書卷二二三，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壬申：

> 宋國公馮勝等籍民兵還。先是，上遣勝等往太原、平陽，選民丁立部伍，置衛屯田。至是還，以所籍之數奏之。鳳翔侯張龍、徽先伯桑敬籍平陸、夏縣、芮城三縣民丁為一衛，定遠侯王弼籍臨汾、襄陵、蒲縣民丁為一衛，宣寧侯曹泰、都督馬鑑籍洪峒、浮山二縣民丁為一衛，會寧侯張溫、都督李勝籍曲沃、翼城、絳縣三縣民丁為一衛……

即顯示上舉諸衛在洪武二十五年底已完成相應選補調派衛軍的工作。

這些衛所在設置之初均屬山西行都司，永樂元年二月改隸北京行都督府之前也大都歷經一番內徙的過程。[93] 如宣府左・右衛：元宣德縣，爲順寧府治。洪武二十八年四月改爲宣府護衛，屬谷王府。三十五年十一月罷宣府護衛，復置，左衛徙治保定，右衛徙治定州。[94] 宣德二年還故治。[95] 萬全左・右衛：元宣平縣，屬順寧府。洪武三十三年徙治山西蔚州，永樂元年二月徙治通州。同年復移回萬全，左衛還故治，右衛徙治德勝堡。[96] 東勝左・右衛：元東勝州，屬大同路。洪

---

[93] 以下參見《明史・地理一・京師》卷四〇，頁902-904；《明史・地理二・山西》卷四一，頁971-973。

[94] 又見《明太宗實錄》卷一四，頁6a-b，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乙未：「改宣府護衛為長沙護衛，仍隸谷王府。以宣府所餘官軍設宣府左・右二衛。左衛於保定屯守，右衛於定州屯守」。牛平漢以為左衛屯守之保定為「保定府」；見《明代政區沿革綜表》，頁376。但明代順天府霸州有保定縣，《明史・地理一・京師》卷四〇，頁902，記宣府左衛於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徙治保定，或指保定縣。又，《明宣宗實錄》卷三二，頁1b-2a，宣德二年十月己未：「命宣府左・右二衛官還宣府。永樂中以二衛官軍屯定州，後以口外少軍守備，令悉還宣府，而二衛掌印指揮千百戶經歷等官及新收太原護衛官軍三千人尚皆在定州。至是，指揮黃輔等言不便於行事，遂命俱還宣府蒞事」。宣府左衛或於永樂間復由保定遷移至定州，不詳，待考。

[95]《明史・地理一・京師》卷四〇，頁902-903，謂宣府左・右衛係於「宣德五年六月還故治」；郭紅據《明宣宗實錄》卷一五，頁10a-b，宣德元年三月壬子，及卷三二，頁1b-2a，宣德二年十月己未，指出復舊治之議早在宣德元年已出現，但因實施困難，延宕至翌年十月；見《明代都司衛所建置研究》，頁18。今從郭紅說。

[96]《明史・地理一・京師》卷四〇，頁903，謂萬全左・右衛係於洪武「三十五年徙治山西

武三十五年九月徙左衛於盧龍縣，右衛於遵化縣。

另外，於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內徙的，還有鎮朔衛徙治薊州、定邊衛徙治通州、雲川衛徙治雄縣、玉林衛徙治定州、高山衛徙治保定府、鎮虜衛徙治涿州。一舉擴增了畿內屯田的範圍。[97]

洪熙元年，玉林、雲川、鎮虜衛還舊治，高山衛徙陽和衛城（元白登縣，屬大同路），與陽和衛同治；四衛仍屬山西行都司。萬全左、萬全右、宣府左、宣府右、懷安衛於宣德五年六月改隸萬全都司，東勝左、東勝右、鎮朔、定邊衛則成爲直隸後府在外衛。[98]

17. 宣府前衛：據《明史・地理一・京師》卷四〇，宣府前衛創建於洪武二十六年，治宣府城，屬山西行都司。

19. 開平衛：開平衛衛治在元上都，洪武二年六月常遇春、李文忠等攻克大都，即曾立開平衛，但不久又爲元將上都罕等所據。其後明軍雖數度出塞，平復開平、興和二地，均未能有效控制。直到大寧一帶邊衛部屬完成，開平防戍始得鞏固。[99] 初隸北平都司，爲實土衛所。[100] 永樂元年二月徙衛治京師，改隸北京

薊州，永樂元年二月徙治通州」；左衛「尋還故治」，右衛於永樂「二年徙治德勝堡」。郭紅據左承業原修，施彥士補訂，道光《萬全縣志》（十卷，首一卷，收入《新修方志叢刊・邊疆方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9〕，第200，據清道光十四年補訂刊本影印），卷八，〈藝文・雜文・重修萬全右衛文廟記〉，頁1b-2b，認為徙治薊州在洪武三十三年，永樂元年俱調通州，同年復移回萬全；見《明代都司衛所建置研究》，頁18。今從郭紅說。

[97] 參見《明太宗實錄》卷一二下，頁7a，洪武三十五年九月乙巳。

[98] 《明史・地理二・山西》卷四一，頁972-973，謂玉林、鎮虜、雲川三衛於宣德元年還舊治，同年徙高山衛於陽和衛城，四衛仍屬山西行都司；今據《明宣宗實錄》卷一一，頁7b-8a，洪熙元年十一月乙卯：「改高山、玉林、鎮虜、雲川四衛經歷司隸山西行都司。初四衛自洪武中隸山西，後調入保定、涿州、雄縣。至是，以鎮守大同武安侯鄭亨言，復調大同左・右、天城、陽和屯守，故經歷司亦改隸焉」，改在洪熙元年。其他各衛改屬時間，參見《明宣宗實錄》卷六七，頁5a，宣德五年六月壬午，及《明史・兵二・衛所》卷九〇，頁2219。

[99] 參見陳玲，《明初北方邊防的經營與邊患的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頁84。實錄中有關開平衛的記載首見於洪武二十九年，《明太祖實錄》卷二四七，頁1b，洪武二十九年九月丁巳：「戶部尚書郁新言：近置開平衛，軍士糧餉皆仰給於北平，道路遼遠，所費不貲」。同書卷二四九，頁2b-3a，洪武三十年正月辛未：「城開平衛。先是，上命中軍都督同知盛熙調山海衛五所官軍往開平立衛，發北平都司屬衛軍士城之，至是訖工。復命熙分調北平等都司軍馬屯守，於農隙講武，以備不虞」。又，《總匯》第七十冊收有《開平衛選簿》殘卷，但僅收錄開平、雲州、浩嶺、豐峪、雲門等驛衛官資料，大多集中在洪武二十四年入衛。南炳文將開平衛創建時

行都督府。四年二月還舊治。洪熙元年議遷衛於獨石，至宣德五年獨石等城築成，遂遷治獨石，即今河北赤城縣獨石口，改屬萬全都司。

20. 開平中〔屯〕衛：查《明史》及《明實錄》電子文獻資料庫，其他各處俱不見「開平中衛」之名，開平中衛實爲開平中屯衛之誤。《明史・地理一・京師》卷四〇有「開平中屯衛」：「洪武二十九年置於沙峪，永樂元年二月徙治真定府，直隸後軍都督府。尋徙治灤州西石城廢縣」。同卷另有開平左・右・前・後四屯衛，俱建於洪武二十九年，「永樂元年廢」。開平中屯衛設於洪武二十九年，初隸北平都司，[101] 永樂元年二月改隸北京行都督府。

21-25. 興州左・右・中・前・後五屯衛：此五屯衛俱見於《明史・地理一・京師》卷四〇。設置時間不詳，史文僅謂「洪武中置」，郭紅認爲不遲於洪武二十六年。[102] 據《總匯》「譚春外黃」(53:114)、「盛繼光外黃」(53:81)、「路鑑外黃」(53:105)，其祖輩俱於洪武二十四年調興州中屯衛。五屯衛或創建於洪武二十四年。

五屯衛衛治初在元上都路興州，即今河北承德西南灤河鎮附近。[103] 初隸北

間定在洪武年間（南炳文2005，頁50），未下斷限，或為較妥切的作法。

100 松本隆晴據《明史・地理一・京師》卷四〇，頁908-909，將開平衛、開平左・右・中・前・後五屯衛及興和、宜興二千戶所俱列入北平行都司屬衛；見《明代北邊防衛體制の研究》，頁6。于志嘉亦依據相同史料將開平中屯衛及興和所列為北平行都司所屬；見于志嘉1993，頁170, 173。郭紅則指出，儘管如《清朝續文獻通考》（郭紅，《明代都司衛所建置研究》於引用時未載卷頁，經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十通》〔漢籍電子文獻／漢籍全文資料庫（現行版）http://140.109.138.249/ihpc/hanjiquery?@@1237469433（搜尋，2008.06.02）〕，疑為《續文獻通考》之誤，參見《續文獻通考・兵考・郡國兵》卷一二九，頁3b；卷二三〇，〈輿地考・古冀州下・北直隸〉，頁27a）；《中國歷史地圖集・明時期》（譚其驤主編，上海：地圖出版社，1982），〈北平行都司圖〉皆將開平衛、開平左・右・中・前・後五屯衛及興和、宜興二千戶所俱列入北平行都司轄境，實則開平諸衛與二所乃是「北平都司的實土衛所」；由於在永樂元年與北平行都司一起內遷，又都「處於同一地理形勢之下，內遷後都造成極大影響」，致二者常被混淆；見《明代都司衛所建置研究》，頁34。今據郭紅說改。

101 參見《明太祖實錄》卷二四六，頁6a-b，洪武二十九年八月庚寅：「置開平左・右・前・後四屯衛指揮使司。初詔立開平中屯衛，至是，北平都指揮使司奏：已立中屯衛於沙峪。今議立左屯衛於七合營、右屯衛於軍臺、前屯衛於偏嶺、後屯衛於石塔，俱從之」。

102 參見《明史・地理一・京師》卷四〇，頁907-908；郭紅，《明代都司衛所建置研究》，頁33, 37及頁40-41之間的夾頁「大寧都司沿革表」。

103 參見郭紅，《明代都司衛所建置研究》，頁37。

平行都司，永樂初年分別徙治於玉田縣東南、遷安縣、良鄉縣、豐潤縣、三河縣，直隸北京行都督府。

26. 隆慶衛、69. 隆慶左衛、70. 隆慶右衛：《明史・地理一・京師》卷四〇謂延慶州「東南有岔道口，與居庸關相接。關口有居庸關守禦千戶所，洪武三年置。建文四年，燕王改爲隆慶衛，隆慶元年曰延慶衛」。同卷又謂：「延慶右衛，本隆慶右衛，永樂二年置於居庸關北口，直隸後軍都督府。宣德五年六月來屬（萬全都司），徙治懷來城。隆慶元年更名。」[104] 然據實錄，隆慶左・右衛係於永樂元年二月由營州左・右護衛改，[105] 二衛與隆慶衛設置的時間相去不遠，但設衛時即屬北京行都督府。隆慶衛初隸北平都司，永樂元年二月改屬北京行都督府，宣德以後改爲直隸行在後府在外衛。隆慶左・右衛則在宣德五年以後改屬萬全都司。

隆慶左・右衛初與隆慶衛同治居庸關，宣德五年調左衛於永寧，右衛於懷來。此後至明末，隆慶右衛都爲實土衛所。[106]

30. 涿鹿衛、71. 涿鹿左衛、72. 涿鹿中衛：涿鹿衛設在涿州，南炳文先生根據民國二十五年《涿縣志・建置・舊廨》卷二之一：「涿鹿衛（公廨），在參將署西，明永樂七年建」，[107] 及《明太宗實錄》卷九四，永樂七年七月甲申：「置涿州衛經歷司經歷」等資料，將涿鹿衛建衛時間定在永樂七年。

按：涿州一地設有三衛，分別是涿鹿衛、涿鹿左衛、涿鹿中衛。三衛的設置時間，據民國二十五年《涿縣志》卷二之二，〈事迹・正紀〉：

> 永樂七年建涿鹿衛，八年建涿鹿左衛，十一年建涿鹿中衛。

---

104 參見《明史・地理一・京師》卷四〇，頁901, 904。

105 參見《明太宗實錄》卷一七，頁6a，永樂元年二月丁卯。《明史・兵二・衛所》卷九〇，頁2220，謂延慶左衛舊屬北平行都司，延慶右衛舊屬北平都司；但卷九〇，頁2203，又謂「大寧左衛、大寧右衛：二衛後為營州左・右護衛，改延慶左・右衛」。按：改大寧左・右衛為營州左・右二護衛事見《明太祖實錄》卷二三八，頁3a，洪武二十八年四月甲申；由於大寧左・右衛皆為原屬北平行都司之衛，《明史・兵二・衛所》以延慶右衛舊屬北平都司之說有誤。又，二衛既設於永樂元年二月，可以說自設衛之初即屬北京行都督府。郭紅引王士翹，《西關志》（十卷，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0），卷一，〈居庸關・沿革〉，頁8：「永樂元年，添設隆慶左・右衛，凡三衛，俱直隸京師」；見《明代都司衛所建置研究》，頁43。可為證。

106 參見郭紅，《明代都司衛所建置研究》，頁44-46。

107 宋大章等修，周存培等纂，民國《涿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第135號，據民國二十五年鉛印本影印）。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一一，〈直隸二〉：

> 涿鹿衛，在州治西北，永樂七年建。又有涿鹿左衛，在州治西，永樂八年建。涿鹿中衛，在左衛西，永樂十一年建。

時間與實錄略有出入。[108] 唯三衛設置後俱應屬北京行都督府。

涿鹿衛實際建置時間雖在永樂七年，但在《總匯》「張琴外黃」中，可以看到如下的記載：一輩張興，洪武「三十三年夾河奇功，陞總旗；三十五年渡江克應天，頭功，陞涿鹿衛左所實授百戶。未任，故」(72:260)。由於張興陞任涿鹿衛百戶靠的是靖難功，我們合理懷疑當時爲了提供大量靖難有功人員適當的位置，以預定方式授與計畫設置但尚不存在的衛所官職。涿鹿衛得以列名永樂元年二月北京行都督府屬衛或即因此之故。

35-39. 義勇左・右・中・前・後五衛：有關此五衛的資料，散見於《總匯》所收的衛選簿中。例如「劉繼宗外黃」：一輩劉五十一，「洪武三十一年垛充義勇左衛中所」(53:34)；「劉璋外黃」：一輩劉興，「洪武三十二年蒙本縣垛充義勇左衛後所軍」(71:72)；「卻鑑外黃」：一輩卻均貴，「洪武三十一年垛充義勇右衛右所總旗」(72:440)；「劉寶外黃」：一輩劉十四，「洪武三十二年垛充義勇右衛後所小旗。三十三年隨軍奉天征討」(72:443)；「齊保內黃」：一輩齊興，「洪武三十二年垛充義勇右衛軍。三十三年奉天征討」(60:436)；「晏世興外黃」：一輩晏斌，「洪武三十二年充義勇中衛右所小旗」(53:476)；「吉宗召外黃」：一輩吉昌，「洪武三十三年領榜招募軍士，除義勇中衛右所百戶，隨軍征進」(67:497)；「陳暉外黃」：一輩陳欽，「洪武三十二年垛充義勇前衛前所小旗」(57:374)；「宋紹祖外黃」：一輩宋虎兒，「洪武三十二年垛充義勇前衛

---

[108] 據《明史・兵二・衛所》卷九〇，頁2200, 2219，涿鹿衛係由寧國衛改。但《明太宗實錄》卷九七，頁3a，永樂七年十月壬子，又謂：「改寧國衛為涿鹿左衛」。同卷，頁4a，同月甲子，亦謂：「置通州右衛、涿鹿左衛經歷司經歷各一員」。卷二一〇，頁2b，永樂十七年三月丙寅：「置涿鹿中衛」。卷二一三，頁1a，永樂十七年六月甲戌朔：「置北京涿鹿衛經歷司經歷」。據此，三衛設置的順序似為涿鹿左衛、中衛、涿鹿衛。但經歷司經歷的設置時間不等同於衛所設置時間，且《明太宗實錄》卷一〇九，頁1b，永樂八年十月己亥：「駐蹕新城。命會州衛指揮趙得率保定、涿鹿、茂山、蔚州衛軍共千人守紫荊關」，顯示涿鹿衛在永樂八年時即已存在。另一方面，涿州衛一詞其後僅見於《明英宗實錄》卷一八八，頁8a，景泰元年閏正月己酉：「脩涿州衛并漷縣土城」；但隨即於卷一八九，頁6b，景泰元年二月癸未：「會同署都指揮僉事沈瑛提督涿鹿等三衛官軍餘丁并涿州民壯，將本州城池及時脩浚」。推斷實錄中的涿州衛即涿鹿衛，或因設在涿州被誤稱為涿州衛。

後所小旗」(68:190)；「張傑外黃」：一輩張福，「洪武三十二年垛充義勇後衛小旗」(60:311)；「王頤外黃」：一輩王成，「洪武三十二年垛充義勇後衛中所總旗。三十三年奉天征討」(72:420) 等等都是。

40-44. 神武左・右・中・前・後衛：《總匯》中的相關記載，如「王勳內黃」：一輩王英，「洪武三十三年充神武左衛中所小旗」(53:445)；「夏平內黃」：一輩夏福全，「洪武三十三年招募軍人，授神武左衛前所百戶」(68:350)；「張楩內黃」：一輩張山，「洪武三十三年以忠孝民人招募到勇敢軍人五十名，充神武中衛後所總旗」(53:446)；「房成外黃」：一輩房信，「洪武三十三年以忠民人招募敢勇軍人十名，充神武中衛右所小旗」(72:196)；「張學外黃」：一輩張斌，「洪武三十三年招募軍士，陞神武中衛總旗，撥通州守禦。本年奉天征討」(53:448)；「朱堂內黃」：一輩朱鐸，「洪武三十二年充神武前衛小旗」(72:181)；「曹振先內黃」：一世祖曹子英，「洪武三十三年招募旗軍，陞除神武後衛百戶。本年隨軍靖難」(52:35)；「崔文外黃」：一輩崔岩，「洪武三十三年充，領榜招軍，陞神武後衛後所實授百戶」(72:172) 等等。

45-49. 武成左・右・中・前・後五衛：《總匯》中的相關記載，如「張鎮外黃」：一輩張丑貨，「洪武三十二年垛充武成左衛總甲，三十三年陞總旗」(53:310)；「王相外黃」：一輩王寬，「洪武三十二年垛充武成左衛右所軍」(53:323)；「魏欄外黃」：一輩魏顯，「洪武三十二年垛武成右衛小旗」(66:346)；「趙鳴鳳內黃」：二輩趙禎，「（洪武）三十二年爲守城有功，陞武成中衛正千戶」(53:298)；「孫昂外黃」：一輩孫廷瞻，「洪武三十三年招募軍士，除授武成前衛右所百戶」(52:475)；「王奇外黃」：一輩王文顯，「洪武三十三年充軍，領榜招募軍人，陞武成前衛左所百戶」(67:472)；「張勳外黃」：一輩張成，「洪武三十二年垛充武成後衛左所小旗」(53:434)；「趙大臣外黃」：一輩趙士，「洪武三十二年垛充武成後衛前所小旗」(66:128) 等等。

50-54. 忠義左・右・中・前・後五衛：如「裴鎮外黃」：一輩裴仲賢，「洪武三十三年領榜招募，陞忠義左衛右所百戶」(53:462)；「裴相外黃」：軍祖裴文秀，「洪武三十三年招充忠義左衛右所總甲」(53:467)；「李光宇外黃」：一輩李政，「洪武三十三年自願報効招募忠義勇敢，陞忠義前衛左所小旗」(66:294)；「韓寶外黃」：一輩韓文義，「洪武三十三年遇例招到軍濟南大營，陞忠義前衛左所總旗」(66:305) 等等皆是。

上記二十衛缺神武右衛、忠義右衛、忠義中衛、忠義後衛的資料，但比照其他各衛，可知這二十個衛都是燕王在靖難期間創建的，其衛軍來源包括垛集、招募及自願軍。[109]

這一批以靖難爲目的建置的衛所，隨著戰爭結束，有過一番重整。《明宣宗實錄》卷六四，宣德五年三月戊午：

> 改新調陝西中護衛官軍為神武前衛，居定州；左護衛為神武右衛，居真定；而以神武前・右二衛合為義勇左衛。

同書卷七八，宣德六年四月乙卯：

> 增置武功右衛如武功左衛之制，以續收神武前・右等衛軍匠隸焉。

又據《明史・兵二・衛所》卷九〇：騰驤左・右、武驤左・右四衛係「宣德八年以各衛養馬軍士及神武前衛官軍開設」，可知在這個時間點，相同的衛名已有不同的內容；而神武前衛經此一番整頓，官軍被歸併到義勇左衛、武功右衛，最後更改爲騰驤右衛，成爲以養馬爲職務的親軍衛。[110]

值得注意的是，這批衛所有許多後來被改設爲陵衛。如正統元年改武成左衛爲獻陵衛，改武成右衛爲景陵衛；景泰七年改武成中衛爲壽陵衛；天順八年改武成前衛爲裕陵衛；成化二十三年改武成後衛爲茂陵衛；弘治十八年改忠義左衛爲泰陵衛；正德十六年改義勇中衛爲康陵衛；嘉靖二十七年改義勇左衛爲永陵衛；隆慶六年改神武後衛爲昭陵衛等等都是。[111]

55. 武功中衛：南炳文先生據萬曆《大明會典・兵部・都司衛所》卷一二四，及《明史・兵二・衛所》卷九〇，將武功中衛的創建時間定在洪武年間。武功中衛之名不見於洪武實錄，《總匯》「馬龍內黃」謂一輩馬進於「洪武三十二年垛充武功中衛右所小旗」(52:260)，是否與忠義、義勇、神武等衛同爲創建於靖難期間之衛所待考。但武功中衛性質特殊，永樂以後逐步改成以軍匠爲大宗的

---

[109] 參見于志嘉，〈再論垛集與抽籍〉，《鄭欽仁教授七秩壽慶論文集》（臺北：稻鄉出版社，2006），頁214註54，及頁229-235：「附錄一：衛選簿中所見垛集軍資料表」。

[110] 查《讀史方輿紀要》及《武備志》，俱不見神武前衛之名；《明史・兵二・衛所》卷九〇，頁2205，則在騰驤右衛下註有：「舊為神武前衛」。應是宣德五年新設於定州的神武前衛，維持不到三年就被改為騰驤右衛了。

[111] 參見《明英宗實錄》卷二〇，頁1b，正統元年七月丙申；卷二六七，頁1a，景泰七年六月己亥朔；《明憲宗實錄》卷二，頁14a，天順八年二月壬子；《明孝宗實錄》卷四，頁14b，成化二十三年十月己卯；《明武宗實錄》卷三，頁12a，弘治十八年七月丁未；《明世宗實錄》卷三，頁10a，正德十六年六月癸巳；卷三三六，頁1a，嘉靖二十七年五月乙亥朔；《明史・兵二・衛所》卷九〇，頁2205。

衛所，並至遲於宣德二年改爲隸屬於工部的京衛。唯衛官仍由兵部除授。[112]

56. 盧龍衛：盧龍衛創建時間在永樂四年。[113]

58. 武清衛：武清衛創設於永樂三年十月。[114]

59. 撫寧衛：《明史・地理一・京師》卷四〇，謂撫寧縣「北有撫寧衛，永樂元年二月置」。但南炳文先生據弘治《永平府志・兵制》卷五、《寰宇通志・永平府・公廨》卷三，及光緒三年刊《撫寧縣志・公署》卷四所錄鄉進士周良臣撰〈原設撫寧衛記〉，[115] 將撫寧設衛時間定在永樂三年。後者尤具說服力。[116] 撫寧衛右・中・前三千戶所曾一度遷至香河、三河、薊州，宣德五年十二月還本衛。[117]

60. 天津右衛、73. 天津左衛、74. 天津衛：天津右衛創建於永樂四年十一月。關於其前身，歷來有兩種說法。其一以爲由青州右衛改，另一則以爲是由青州左護衛改。南炳文先生認爲：「青州右衛於永樂四年確有移調之事，但不是調往天津，而是調往德州」。而在「天津右衛創建前的半年，即永樂四年五月，發生了革去青州左護衛之事」，「兩事在時間的前後順序上，剛好相銜接」，證明天津右衛係由青州左護衛改調而來。[118]

查《總匯》第六十八冊收有《天津右衛選簿》。其中，「劉珏外黃」記二輩劉鑑 (68:16)：

---

[112] 武功中衛軍在靖難期間被用於作戰，何時改成以軍匠為大宗的衛所不詳。《明太宗實錄》卷一八三，頁3a，永樂十四年十二月丁丑：「增設武功中衛中左・中右・中中・（中）前・中後五千戶所，統南丹等衛改調官軍及新編軍匠」，已見端倪。《明宣宗實錄》卷二八，頁7a，宣德二年五月甲寅：「先是，武功中衛所管軍士皆工匠，從尚書吳中奏，屬工部；并以調到樂安守禦千戶所及彰德等護衛軍匠隸之」。吳中自永樂五年正月至十四年八月以及永樂二十二年十月至正統七年六月間，長期擔任行在工部尚書、工部尚書，但武功中衛改屬工部當在宣德初年。時京師多營建，行在工部正圖多方奏取軍匠赴京，但未能全數獲得宣宗許可。參見《明宣宗實錄》卷一五，頁7a-b，宣德元年三月癸卯；卷一九，頁5a，宣德元年七月辛丑。

[113] 參見南炳文2005，頁52。

[114]《明太宗實錄》卷四七，頁6a，永樂三年十月戊子：「置北京武清衛經歷司經歷一員」；卷五一，頁4b，永樂四年二月乙酉：「命兵部以有罪當謫戍者實新設武清衛」。

[115] 張上穌修，史夢蘭纂，光緒《撫寧縣志》（十六卷，首一卷，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臺北：成文出版社，1969〕，第211號，據清光緒三年刊本影印）。

[116] 又，《明太宗實錄》卷六五，頁4a，永樂五年三月乙亥：「置北京撫寧衛經歷司經歷一員」，可以說明經歷司經歷的設置有時晚於設衛時間甚久，類似記載僅能供作參考，不足以證明設衛確切時間。

[117] 參見《明宣宗實錄》卷七三，頁9a，宣德五年十二月辛卯。

[118] 參見南炳文2005，頁53-54。

永樂四年調青州右衛，本年七月，全五〔伍〕調直沽，改設今（天津右）衛。

「郭錦外黃」記五輩郭能 (68:26)：

郭能係郭興嫡長男。父調青州右衛，改設天津右衛。故。能優給，出幼，正統元年襲天津右衛左所世襲百戶。

提供了不同的說法。但同選簿「林棕三輩林榮舊選簿」(68:33) 又云：

永樂十五年二月，林榮年十九歲，係青州左護衛改天津右衛右所世襲百戶林旺親弟。

「楊文臣外黃」記五輩楊勇 (68:75)：

永樂二年二月襲，授建陽衛中所。四年調青州右護衛後所，本年改設天津右衛後所。

《天津右衛選簿》中另有不少於「永樂四年調青州右衛，後調天津右衛」的例子，[119] 還有一些同樣在永樂四年由其他衛改調天津右衛的例子。[120] 儘管選簿中的資料用字遣詞常不夠精確，但綜合上舉諸例，似可解釋爲天津右衛軍的來源非常多元，除以青州右衛軍爲其大宗，亦有不少來自青州左・右護衛及其他衛所。《明太宗實錄》卷六一，永樂四年十一月甲子謂「改青州右衛爲天津右衛」，並非毫無根據。

天津右衛創設於永樂四年，但在永樂元年二月已被列入北京行都督府屬衛中，只能說該衛之設置一如涿鹿衛，早在政府的規劃中。康熙《天津衛志・沿革・衛名》卷一：

按天津衛屬小直沽荒曠斥鹵之地，初無所隸焉。明文皇靖內難，駐兵于茲，及即位，永樂二年築城，三年調官軍守之。文皇渡此，賜名曰天津。

《明太宗實錄》卷三六，永樂二年十一月己未：

設天津衛。上以直沽海運商舶往來之衝，宜設軍衛。且海口田土膏腴，命調緣海諸衛軍士屯守。

可見該地在靖難期間曾爲燕王駐兵之地，其衝要位置早已受到矚目。不過，直沽一地於永樂二年就先設置了天津衛、天津左衛，[121] 該二衛卻並未出現在永樂元

---

[119] 如《總匯》「李炫外黃」(68:25)、「蕭德暉外黃」(68:44)、「姚文明內黃」(68:56)、「周淮外黃」(68:63)、「高仲賢外黃」(68:66) 等都是。

[120] 如《總匯》「劉忠外黃」(68:62)，由新安衛；「詹時外黃」(68:70)，由六安衛；「趙棟外黃」(68:74)，由蘇州衛等等。

[121] 參見《明太宗實錄》卷三六，頁5b，永樂二年十一月己未；卷三七，頁1b，永樂二年十

年二月公佈的北京行都督府屬衛名單中，反而是最後設立的天津右衛擠身其間，這一點是比較難以理解的。

天津衛軍調自緣海諸衛，設置後隸屬於北京行都督府。[122] 猜想天津左衛的情況應類似。

61. 寧山衛：設置於洪武十一年七月。[123]《明太宗實錄》永樂元年二月辛亥將寧山衛列爲北京行都督府屬衛，但同書卷八七，永樂七年正月戊辰復云：

> 改河南寧山衛隸北京行後軍都督府。

據同書卷八二，永樂六年八月己卯所記禮部議奏巡狩合行事宜，其中開列所有扈從軍士，包括在京馬步軍五萬人，錦衣衛將軍、校尉、力士共五千人，以及在外馬軍一萬人、步軍二萬人。而寧山衛即與河南都司所屬各衛一同列在「在外步軍」項下。其原文如下：

> 在外步軍二萬人：……河南南陽、陳州、信陽三衛一千五百人，汝寧衛一千人，駐德州；河南、弘農二衛一千人，駐大名；睢陽、歸德、寧山三衛一千五百人，駐定州；宣武、寧國、安吉三衛四千人，太原左・右・前三衛二千人，平陽、潞州二衛二千人，駐涿州；俱以都指揮領之。

可以確定寧山衛在永樂六年以前仍隸河南都司。一直要到永樂七年正月才正式改隸北京行都督府。

62. 梁成〔城〕所：據南炳文先生考證，梁城所創建於洪武三十三年即建文二年。[124]

63. 興和所：南炳文先生及郭紅皆以爲創建於洪武三十年。然上引《明史・兵三・邊防》卷九一謂：「先是，李文忠等取元上都，設開平衛及興和等千戶所」。嘉靖《宣府鎮志・制置考》卷一亦謂：洪武「二年，征虜將軍常遇春兵至開平，都督汪興祖兵至興和，元主乃奔應昌，遂取之。因置開平衛指揮使司，興

二月丙子；《明史・地理一・京師》卷四〇，頁892。但薛柱斗修，易社同人校，康熙《天津衛志》（四卷，首一卷，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第141號，據民國二十三年易社鉛印本影印），卷二，〈官職・建衛〉，頁16b：「永樂三年調天津衛、左衛，次年調右衛」，乃是因為建衛之前先需築城；城成後再調派軍士，已到了永樂三年。

[122] 參見《明太宗實錄》卷三六，頁5b，永樂二年十一月庚申：「置北京天津衛經歷司經歷一員」。

[123] 參見《明太祖實錄》卷一一九，頁2b，洪武十一年七月癸未。

[124] 參見南炳文2005，頁52。

和、懷來俱守禦千戶所」。[125] 李文忠降興和在洪武三年二月，但不久復爲元軍所佔，或許在攻佔時本有設所之意，因而未能實現。興和至洪武七年三月才又被藍玉率兵攻佔，但實際設所則延宕至洪武三十年。

興和所治在元興和路，永樂二十年爲阿魯台所攻，徙治宣府城內，所地遂虛。[126]

64. 常山所：按：實錄除上舉永樂元年二月辛亥條以外，不見有關常山守禦千戶所的記載，僅有常山群牧千戶所。見《明太宗實錄》卷三九，永樂三年二月庚午：

> 改設趙府三護衛：以彭城衛為常山中護衛，永清左衛為常山左護衛，永清右衛為常山右護衛。置經歷司經歷一員。設常山群牧千戶所，隸趙府。

由於彭城衛與永清左・右衛在改設護衛之前俱屬北平都司，洪熙元年廢護衛改回本衛，後爲「非親軍而不隸都督府」之京衛。[127] 推想「常山守禦千戶所」很可能爲「常山群牧千戶所」之誤。常山群牧千戶所設於永樂三年，後於宣德二年五月革廢。[128]

75. 富峪衛：富峪衛據《明史・地理一・京師》卷四〇：「本富峪守禦千戶所。洪武二十二年二月置。二十四年五月改爲衛」。初隸北平行都司，永樂元年二月徙置京師，隸北京行都督府。[129]

76. 會州衛：會州衛於洪武二十年九月置大寧都司時已存在，[130]《明史・地理一・京師》卷四〇謂其設於洪武二十年九月，永樂元年廢。但在《明太宗實錄》卷九四，永樂七年七月丁丑仍可見會州衛之名。郭紅推斷，所謂廢衛，乃是

---

[125] 孫世芳等纂修，嘉靖《宣府鎮志》（收入《新修方志叢刊・邊疆方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9〕，第196，據明嘉靖四十年刊，抄補本影印）。

[126] 以上參見南炳文2005，頁52；郭紅，《明代都司衛所建置研究》，頁44-45；《明太祖實錄》卷四九，頁7a，洪武三年二月；卷八八，頁6a，洪武七年三月己亥；卷二四九，頁5a，洪武三十年正月庚辰；《明史・地理一・京師》卷四〇，頁904, 909。

[127] 參見《明史・職官五・京衛》卷七六，頁1861。

[128] 參見《明宣宗實錄》卷九，頁15a，洪熙元年九月庚申：「改常山左護衛為永清左衛，右護衛為永清右衛」；卷二八，頁8a，宣德二年五月：「革常山中護衛經歷司、常山群牧千戶所吏目、常山中護衛倉。以衛革故也」。

[129] 富峪衛既為北京行都督府屬衛，於永樂十八年十一月革北京行都督府後自然直隸後軍都督府，何以在《明太宗實錄》卷二三六，頁1a，永樂十九年四月乙未，又有「以會州、富峪、大寧前三衛直隸後軍都督府」之說，不無可疑。待考。

[130] 參見《明太祖實錄》卷一八五，頁2a，洪武二十年九月癸未：「置大寧都指揮使司及大寧中・左・右三衛，會州、木榆、新城等衛悉隸之」。

因爲「永樂元年，（北平）行都司內遷，衛也隨之移至北平〔京〕，不再隸於大寧都司」之故，[131] 其說甚是。

77. 寬河衛：寬河衛據《明史・兵二・衛所》卷九〇，初爲大寧後衛，後爲營州中護衛，復改寬河衛。原屬大寧都司，後與大寧中・前衛、會州衛俱改調京衛，俱屬北京行都督府。

78. 大寧中衛、79. 大寧前衛：大寧中衛設於洪武二十年九月，初屬大寧都司，洪武二十一年七月置北平行都司於大寧，改屬北平行都司。大寧前衛設於洪武二十一年七月，屬北平行都司。

二衛初與大寧左・右・後衛同治大寧城，永樂元年二月內徙於京師，隸北京行都督府。[132]

80. 保安衛、81. 保安右衛、82. 懷來衛：保安衛設置時間在永樂十二年閏九月，[133] 治在元保安州廢城，即今河北涿鹿。保安右衛據《明史・地理一・京師》卷四〇：「永樂十五年置於順聖川，直隸後軍都督府。十七年移治西沙城。二十年徙懷安城內。宣德五年六月改屬（萬全都司）」。民國二十四年刊《察哈爾省通志・戶籍編之十一》卷二一，林盛，〈保安右衛考〉則云：

> 考明初保安州廢，改宣德府曰宣府，分置邊衛。洪武二十三年置懷安衛，永樂十二年始置保安衛於廢州，十三年復置保安州。又置保安右衛，而右衛初治於順聖東城。維時州縣廢，人民鮮少，各衛皆抽內地餘丁實之。而保安右衛則調天策右衛充之。二十年以懷安與東城鄰近，又徙保安右衛於懷安衛城。[134]

---

131 參見郭紅，《明代都司衛所建置研究》，頁36。

132 參見郭紅，《明代都司衛所建置研究》，頁36；《明太祖實錄》卷一八五，頁2a，洪武二十年九月癸未；卷一九二，頁2b-3a，洪武二十一年七月甲申、庚寅；《明史・地理一・京師》卷四〇，頁906。

133 參見《明太宗實錄》卷一五六，頁1a，永樂十二年閏九月癸卯。又，光緒《涿鹿縣鄉土志》（不著纂人，不分卷，收入《故宮珍本叢刊・史部地理・河北府州縣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第69冊，據清光緒二十九年後修抄本影印），〈歷史〉，頁315：「永樂十三年置保安衛。越一年，復置保安州。移衛於漯家站，名為新保安」；將置衛、復州的時間推遲了一年。

134 宋哲元等修，梁建章等纂，《察哈爾省通志》（二十八卷，收入《中國邊疆史志集成》〔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2〕，第 63-67 冊，據民國二十四年鉛印本影印）。

據實錄，保安右衛與保安左衛係於永樂十五年由漢府三護衛改設，[135] 右衛初設於居庸關北，治順聖東城，十七年移治西沙城，二十年徙治懷安城內。左衛設於懷來，後於永樂十六年改爲懷來衛。[136] 懷來原有懷來所，洪武三十年正月設，後官軍併入保安左衛，所廢。保安、保安右與懷來衛俱隸北京行都督府。宣德五年俱改隸萬全都司。[137]

83. 瀋陽中屯衛：據《明史・地理二・山東》卷四一：「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置，[138] 建文中廢。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復置，屬北平都司，後屬後軍都督府，寄治北直河間縣」。後爲直隸後府在外衛。

84. 潼關衛：洪武七年置潼關守禦千戶所，隸陝西都司。九年十一月升爲衛，初隸河南都司，永樂六年改隸北京行都督府，並以兵少之故，調荆州衛官軍三千留守潼關。[139]

---

[135] 漢府三護衛據《明太宗實錄》卷三九，頁1b，永樂三年二月庚午，係永樂三年由天策衛、大寧前衛、濟州衛改。但三衛顯然並未因之而撤廢。濟州衛於永樂四年二月陞為親軍衛；永樂七年設北京三十七衛倉，大寧前衛、濟州衛俱在名單中。永樂十九年改行在所為京師，將部分南京衛所調守北京，部分留守南京，天策衛即在留守南京之列。另一方面，漢府三護衛在永樂十四年十一月因漢王高煦反狀明顯，先後被收回。左・右二護衛被改為保安左・右衛，中護衛則改為青州護衛。實錄原文作「革其左・右二護衛。其官軍悉調居庸關北，立保安左・右二護衛以處之」。其中「保安左・右二護衛」為「保安左・右二衛」之誤。以上參見《明太宗實錄》卷五一，頁3a-b，永樂四年二月戊寅；卷九四，頁2a，永樂七年七月丁丑；卷二三一，頁1b-2a，永樂十八年十一月丁卯；卷一八二，頁2b，永樂十四年十一月丁未、戊申；郭紅，《明代都司衛所建置研究》，頁44。

[136] 參見《明太宗實錄》卷二〇五，頁1a，永樂十六年十月戊寅。

[137] 以上參見郭紅，《明代都司衛所建置研究》，頁43-44。又，本文正文引《明史・地理一・京師》卷四〇，頁904，謂保安右衛直隸後軍都督府（北京行都督府之誤）；但同樣是《明史・兵二・衛所》卷九〇，頁2220，卻謂保安衛、保安右衛「舊屬前府，後改（屬萬全都司）」。查卷九〇，頁2201：「天策衛，後分為保安衛及保安右衛」，天策衛始設於甲辰年三月，初為親軍衛（《明太祖實錄》卷一四，頁6a，甲辰年三月庚午）；洪武十三年正月改大都督府為五軍都督府（《明太祖實錄》卷一二九，頁5a-6a，洪武十三年正月癸卯），天策衛遂改為前軍都督府統屬的在京衛。《明史・兵二・衛所》謂保安衛及保安右衛「舊屬前府」，乃是因為二衛軍源有相當部分來自天策衛；但天策衛既未因之而廢衛，二衛設置時，「宣府諸衛已直隸行後軍都督府，該衛也不例外」（引郭紅語），「舊屬前府」之說不確。

[138] 參見《明太祖實錄》卷二五七，頁5a，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己卯。

[139] 參見唐咨伯修，楊端本纂修，康熙《潼關縣志》（三卷，收入《新修方志叢刊・西北方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7〕，第47，據康熙二十四年刊，民國二十年鉛字重印

85. 蔚州衛：蔚州衛設於洪武三年正月，初隸山西行都司，永樂六年十月改隸北京行都督府。[140] 然據《明太宗實錄》卷一一四，永樂九年三月乙酉：

> 鎮守大同江陰侯吳高言：山西行都司屬衛軍士今或全衛或十之七八屯種，故操練者少。請留其半操練，以備不虞。上諭兵部臣曰：守備固不可單弱，若兵食不足，亦難與守。宜視其地險夷，制多寡之數。陽和留什之四，天城、朔州留什之三，蔚州留什之二，餘悉令屯種，且耕且守，以為定制。

又與陽和、天城、朔州諸衛並列爲山西行都司屬衛。查《明英宗實錄》卷一五，正統元年三月戊子：

> 改在京蔚州衛為蔚州左衛，併內外各衛守衛該軍入京衛。時行在五軍都督府言：守衛該軍係內外四十衛官軍，衛所繁多，無衙門印信，公文難以稽考。請併入上二十衛收伍，仍令直守。又萬全都司及在京皆有蔚州衛，兩衛名同，請改其一，庶軍伍歸一，官制有倫。上俱從之，故有是命。

可知永樂年間同時有兩個蔚州衛，一屬山西行都司，一屬北京行都督府。山西行都司所屬的蔚州衛至宣德五年六月以後改隸萬全都司；[141] 北京行都督府所屬蔚州衛則改爲直隸行在後軍都督府在京衛。二衛同名且一直持續到正統元年才改掉。蔚州在靖難初期即歸附燕王，不少衛軍隨軍征戰，或許是在勝利後以僑治方式留下若干軍隊守衛京師，遂至一分爲二。

86. 德州衛、87. 德州左衛：德州於洪武十三年三月設所，二十三年三月改爲衛。初隸山東都司，永樂六年十月改隸北京行都督府。德州左衛建於永樂五年

本影印），卷上，〈地理・沿革〉，頁2a；《明太祖實錄》卷一一〇，頁5b，洪武九年十一月辛卯；《明太宗實錄》卷八〇，頁1b，永樂六年六月甲申。但康熙《潼關縣志》謂潼關衛於永樂六年改隸中軍都督府；《明史・兵二・衛所》卷九〇，頁2213，謂潼關衛為直隸中府在外衛；同前書卷九〇，頁2219，又謂潼關衛為直隸後府在外衛，彼此矛盾。詳細討論參見于志嘉，〈犬牙相制：以明清時代的潼關衛為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待刊稿。

[140] 參見《明太祖實錄》卷四八，頁5a，洪武三年正月庚子；《明太宗實錄》卷八四，頁3a，永樂六年十月戊子；《明史・兵二・衛所》卷九〇，頁2204。

[141] 按：來臨纂修，崇禎《蔚州志》（四卷，收入《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續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第1冊，據明崇禎抄本影印），卷四，頁29a-31a，楊融，〈創建鼓樓記〉，謂蔚州衛設於洪武七年正月，乃是修建城池，遷衛治於城內的時間。楊世昌修，吳廷華纂，乾隆《蔚州志補》（十二卷，首一卷，收入《新修方志叢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9〕，第199，據清乾隆十年刊本影印），卷一一，〈外志補〉，頁37a，謂「宣德五年設蔚州衛于州城」，則是改隸萬全都司的時間。

六月，原屬山東都司，永樂七年改屬北京行都督府。[142]

88. 牧馬所：洪武十九年八月置牧馬千戶所於南京，三十五年七月復設北京牧馬千戶所。[143] 永樂十九年調南京牧馬所軍至北京，與北京牧馬所合併；但南京仍存留牧馬所，隸南京中軍都督府。北京的牧馬所則於日後改爲直隸中軍都督府在京所。[144]

89. 美峪所：美峪所設於永樂十三年十二月，隸北京行都督府。初設於保安州西之美峪嶺，永樂十六年二月徙於董家莊。[145]

90. 廣昌所：廣昌所設於洪武十二年九月，初隸山西行都司；宣德六年由「直隸」衛所改隸萬全都司。廣昌所在宣德三年以前應是隸屬於北京行都督府的，但據《明太宗實錄》卷六一，永樂四年十一月庚辰：「修山西廣昌守禦千戶所城池」，廣昌改隸北京行都督府的時間應晚於永樂四年。郭紅認爲應與蔚州衛同於永樂六年改屬北京行都督府，今採郭紅說。[146]

---

[142] 德州衛設置時間參見《明太祖實錄》卷一三〇，頁4a，洪武十三年三月壬辰朔；卷二〇〇，頁7a，洪武二十三年三月癸巳。改屬北京行都督府見《明太宗實錄》卷八四，頁3a，永樂六年十月戊子。德州左衛設置時間參見《明太宗實錄》卷六八，頁8a，永樂五年六月庚寅。南炳文引鄭瀛纂修，嘉靖《德州志》（三卷，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第57冊，據明嘉靖刊本影印），卷二，〈衛所〉，頁24b，指出德州左衛「原屬山東都司，永樂七年復改屬直隸後軍都督府」（南炳文2005，頁53），其中的「後軍都督府」亦應為北京行都督府之誤。

[143]《明太祖實錄》卷一七九，頁4b，洪武十九年八月甲子：「置牧馬千戶所」；《明太宗實錄》卷一〇下，頁5a，洪武三十五年七月甲辰：「復設牧馬千戶所」。查《總匯》「管代外黃」：一輩管榮，「祖洪武二十九年充軍，選充小甲。三十五年守觀音門，開門朝見。永樂元年陞牧馬千戶所百戶」(68:45)；「許永壽外黃」：一輩許忠，「洪武三十五年欽除牧馬千戶所百戶」(68:54)；洪武三十五年復設的應是北京牧馬千戶所。

[144] 參見《明太宗實錄》卷二三一，頁1b，永樂十八年十一月丁卯。《明史・兵二・衛所》卷九〇，頁2213，將牧馬所列為直隸中府在京衛所，與其他北京行都督府屬衛日後多改為直隸後府情況不同。據《明太宗實錄》卷二三二，頁2a-b，永樂十八年十二月壬戌：「改鑄北京牧馬千戶所為牧馬千戶所」，顯示該所在廢北京行都督府之前，不僅是治所在北京，關防上亦明註為「北京」。筆者因此認為至少在永樂十八年以前，北京牧馬所應是隸屬於北京行都督府的。

[145] 參見《明太宗實錄》卷一七一，永樂十三年十二月己巳；《明史・地理一・京師》卷四〇，頁901-902。

[146] 參見《明太祖實錄》卷一二六，頁3b，洪武十二年九月丙申：「置山西廣昌守禦千戶所」。《明史・兵二・衛所》卷九〇，頁2204, 2220，謂其隸屬於山西都司，但郭紅引李侃修，胡謐纂，成化《山西通志》（十七卷，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縮微膠片，據明成化乙巳年刊本攝製），卷四，〈公署〉，頁14b，謂廣昌所原

91. 樂安所：據崇禎《武定州志・職官》卷七，〈武定所世職考〉：「洪武元年置樂安守禦千戶所。宣德元年平漢王，前所軍與官俱以叛逆廢。復置武定守禦千戶所，乃調德州左衛充之，直隸後軍都督府。」[147] 樂安州在山東濟南府，據實錄，洪武元年三月置樂安衛，八月即改爲燕山左衛。可能在改爲燕山左衛時，保留了前所軍成立樂安守禦千戶所。樂安所原屬山東都司，永樂六年十月改隸北京行都督府。[148] 宣德以後改稱武定所，直隸行在後軍都督府，但所軍經漢王高煦之亂已經全面大換血，改由德州左衛派軍補充。

以上各衛俱曾先後隸屬於北京行都督府。另外，比對《明史・兵二・衛所》卷九〇所開後軍都督府所屬在京、在外衛，可以發現另有大同中屯衛、定州衛、河間衛、滄州所、倒馬關所、潮河所、白洋口所、渤海所、寬河所、鎮邊城所、順德所、平定所、蒲州所不在上舉九十一衛所之列。其中，滄州所設於成化十年八月，[149] 倒馬關所與白洋口所設於景泰元年五月，[150] 潮河所於弘治十七年正月由密雲中衛後所改，[151] 渤海所設於弘治中，[152] 鎮邊城所設於正德十六年五月，[153] 都因設置時間較晚，不可能成爲北京行都督府屬衛。其餘如寬河所，雖設置於洪武二十二年二月，並於永樂元年二月徙治遵化縣，但《明史・地理一・京師》卷四〇，特別強調該所於內徙後「仍屬大寧都司」；郭紅認爲該所改屬後

隸山西行都司，並以為「廣昌本為蔚州一屬縣，隸大同府，在洪武時衛所異屬尚不多見，廣昌所也應與蔚州衛一起同屬於（山西）行都司」，並「於永樂六年同蔚州衛一起劃歸直隸留守行後軍都督府」；見《明代都司衛所建置研究》，頁11, 17。永樂年間同時有兩個蔚州衛，一屬山西行都司，一屬北京行都督府已如上述。屬於山西行都司的蔚州衛於宣德五年改屬萬全都司，屬於北京行都督府的蔚州衛則與廣昌所俱改為直隸後府衛所。宣德六年復改廣昌所為萬全都司管轄，治所在蔚州境內的廣昌所才又與蔚州衛同屬一都司；而直隸後府的蔚州衛則在正統元年改稱蔚州左衛，為直隸後府在京衛。

147 王永積修，劉嘉禎纂，崇禎《武定州志》（存卷七至三五，收入《明代孤本方志選》〔北京：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0〕，第 12 冊，據明崇禎十二年刻本影印）。

148 參見《明太祖實錄》卷三一，頁4a，洪武元年三月；卷三四，頁11a-b，洪武元年八月癸未；《明太宗實錄》卷八四，頁3a，永樂六年十月戊子。

149 參見《明憲宗實錄》卷一三二，頁7a，成化十年八月乙巳。

150 參見《明英宗實錄》卷一九二，頁3a-b，景泰元年五月乙巳。

151 參見《明孝宗實錄》卷二〇七，頁6a，弘治十七年正月己丑。

152 參見《明史・地理一・京師》卷四〇，頁887。

153 參見《明世宗實錄》卷二，頁9b，正德十六年五月丙辰；《明史・地理一・京師》卷四〇，頁887。

軍都督府應在正德至萬曆間。[154] 順德所則因設置時間尚未查出，亦暫不列入。由之可補入下開各衛所：

92. 大同中屯衛：洪武二十八年九月置。永樂初改屬北京行都督府。[155]

93. 定州衛：洪武三十五年九月由大同中護衛改。[156] 永樂初改屬北京行都督府。

94. 河間衛：永樂十年二月置。[157]

95. 平定所：設於洪武二十四年八月。永樂十七年改屬北京行都督府。[158]

96. 蒲州所：洪武二年設。初隸山西都司，後改屬直隸潼關衛。郭紅認爲該所於洪武九年改潼關所爲衛時即改隸潼關衛，並隨之歸於河南都司；永樂六年復與衛同時改隸北京行都督府。[159]

另一方面，上舉永樂實錄中被稱作「北京」諸衛者，有若干經查並非北京行都督府屬衛。如保定後衛：據實錄，永樂元年三月改北平行都司爲大寧都司，隸後軍都督府。同時設保定左・右・中・前・後五衛，俱隸大寧都司。上引《明太宗實錄》卷二二，永樂元年八月癸酉：「置北京保定後衛經歷司經歷一員」，可能是因爲同時期因相同目的設置的義勇、忠義、武成、神武等衛俱屬於北京行都

---

[154] 參見郭紅，《明代都司衛所建置研究》，頁37。理由是正德《大明會典》（李東陽等纂，山根幸夫解題，一八〇卷，首一卷，東京：汲古書院，1989，據東京大學附屬圖書館藏刊本影印），卷一〇八，頁41b，尚將寬河所列為大寧都司屬下，但在萬曆《大明會典》卷一二四，頁30a，已改入直隸後府條下。按：《武備志・占度載・方輿一》卷一八九，頁25b，亦將寬河所列入大寧都司屬下，該書做成於萬曆四十七年，天啟元年刻成，崇禎元年進呈（參見《武備志》出版說明）；亦即成書於萬曆《大明會典》刊刻之後，卻仍將寬河所列於大寧都司下，不知何故。據顧起元之序：茅元儀作《武備志》，主要利用了其父於嘉靖間的藏書（參見顧序，《武備志》第1冊，頁12-13），或在嘉靖間寬河所仍屬大寧都司，而茅元儀因係私人修書，未能得見萬曆《大明會典》之故？不詳，待考。

[155] 據《明太祖實錄》卷二四一，頁4a，洪武二十八年九月丁巳：「置大同中・左・右・前・後五屯衛。時上以代王之國，大同糧餉艱遠，復命立衛屯種，以紓轉運之勞」；《明史・兵二・衛所》卷九〇，頁2219，謂大同中屯、瀋陽中屯、定州等衛，俱「永樂初改調」，隸屬於後軍都督府。

[156] 參見《明太宗實錄》卷一二下，頁7b，洪武三十五年九月丙午。

[157] 參見《明太宗實錄》卷一二五，頁2a，永樂十年二月壬戌。

[158] 參見《明太祖實錄》卷二一一，頁2b，洪武二十四年八月庚午；郭紅，《明代都司衛所建置研究》，頁25, 28-29。

[159] 參見邊像纂修，嘉靖《蒲州志》（三卷，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縮微膠片，據明嘉靖己未年刊本攝製），卷一，〈建置・武備〉，頁59a；郭紅，《明代都司衛所建置研究》，頁25, 28。

督府而被誤認；[160] 也有可能因保定府屬北京行部之故一時筆誤，才將大寧保定後衛誤作「北京保定後衛」。

另外一條必須確認的史料是上引《明太宗實錄》卷九三，永樂七年六月丁未：「設北京宣化、清平、居庸、榆林、鎮安、懷來、宣城、寧遠、威遠、德勝等衛」。查實錄及《明史》，除懷來衛已如前述係於永樂十六年由保安左衛改，一度隸屬於北京行都督府外；榆林衛設於成化六年，[161] 寧遠衛設於宣德五年，[162] 威遠衛設於正統三年，[163] 三衛設置時已無北京行都督府這個機構。另外如宣化、清平、居庸、鎮安、宣城、德勝等衛事實上從未設立；僅居庸關曾於洪武三年設守禦千戶所，建文四年燕王改爲隆慶衛，隆慶元年曰延慶衛。[164] 只能說，明朝政府在永樂七年設行在五軍都督府於北京時，曾有計畫將北京行都督府的規模進一步加以擴充，但終究未能按照當時的規劃，一舉增設各該衛所；僅在原有衛所的基礎上，設置了通州右衛與涿鹿衛，併入了原屬河南都司的寧山衛與原屬山東都司的德州左衛。加上前一年併入的潼關衛、蒲州所、蔚州衛、廣昌所、德州衛、樂安所，以及其後陸續設置的涿鹿左衛、河間衛、涿鹿中衛、保安衛、美峪所、保安右衛、懷來衛等，初步展示了擴充規模的企圖心。

北京衛所的擴張又一次見於永樂十八年，亦即遷都的前一年。這一次遷徙的對象是原設於南京的親軍衛及直隸於南京五府的在京衛。《明太宗實錄》卷二三一，永樂十八年十一月丁卯：

---

[160] 參見《明太宗實錄》卷一八，頁1b，永樂元年三月壬午。但在前一年的實錄中已出現有關於保定左・中・前衛指揮使的記載。同前書卷一五，頁9b，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壬申：「陞……保定左衛指揮使王剛、保定中衛指揮使潘禮、保定前衛指揮使尹整俱為北平行都司都指揮僉事。初剛等守行都司，與敵相拒四十餘日，卒完其城。故特加超擢」。查《總匯》「趙承懋外黃」：一輩趙名剛，「洪武三十四年領敕垛集軍士，除保定左衛左所百戶」(68:317)；「趙孟春外黃」：一輩趙增，「洪武三十四年垛充保定右衛前所小旗」(66:145)；「王陞外黃」：一輩王士寬，「洪武叁拾肆年垛充保定中衛左所總旗」(68:385) 等等，可知保定五衛早在建文三年即已成立，其軍源與義勇、忠義、武成、神武等衛相似，都是招募或垛集於民間，目的在「奉天靖難」。永樂元年三月配合大寧都司之正名，重新確定隸屬於大寧都司。

[161]《明史・地理三・陝西》卷四二，頁1012：「榆林衛，成化六年三月以榆林川置」。又見《明憲宗實錄》卷七九，頁3a，成化六年五月甲申；卷九一，頁4a，成化七年五月己丑。

[162]《明史・地理二・山東・遼東都指揮使司》卷四一，頁956：「寧遠衛，宣德五年正月分廣寧前屯・中屯二衛地置，治湯池」。《明宣宗實錄》卷六二，頁6b，宣德五年正月庚午：「置遼東寧遠衛於湯池，凡五千戶所」。

[163]《明英宗實錄》卷四〇，頁1a-b，正統三年三月丙戌：「設大同威遠衛」。

[164] 參見《明史・地理一・京師》卷四〇，頁901, 904。

> 上謂行在兵部尚書方賓曰：明年改行在所為京師，凡軍衛合行事宜，其令各官議擬以聞。……金吾左等十衛已為親軍指揮使司，其行移并守衛官軍，俱合依南京上十衛例；其各衛官軍今在南京及行在衛分者，俱合取入原衛，上直守衛。南京留守五衛每衛改官軍一半來北京，開設留守五衛，仍屬五府，分守城門及更番點閘皇城四門。北京牧馬千戶所，候調南京軍至併之。常山三護衛見在北京，其文移合依安東中護衛例。悉從之。命兵部以孝陵、濟川、廣洋、水軍左・右、江陰、橫海、天策、英武、飛熊、廣武、應天等衛留守南京；神策、鎮南、驍騎、瀋陽、虎賁、豹韜、龍驤、鷹揚、興武、龍虎、武德、和陽、瀋陽右等衛調守北京；留守中・左・右・前・後五衛官軍分守南、北二京。

綜合《明史》及《大明會典》等資料可知，永樂十八年分調北京的，除留守五衛（分屬五府）外，尚包括了親軍上十二衛及鎮南、驍騎右、龍虎、瀋陽左、瀋陽右（以上屬左府）、虎賁右、武德（以上屬右府）、神策、和陽、應天（以上屬中府）、豹韜、龍驤（以上屬前府）、鷹揚、興武（以上屬後府）等十四衛。[165] 這使得北京城內一舉增加了三十一衛。不過，這些新增的衛所在洪熙元年重設北京行都督府時，大概只有直隸後府的留守後衛與鷹揚衛、興武衛曾一時改隸北京行都督府，對北京行都督府的規模影響不大。

四・北京行都督府屬衛的地理分佈

綜合上述，可知朱棣在即位以後，爲配合北京之建設，曾經進行過幾波的衛所大調動。第一波在設置北京行都督府前後，第二波在永樂七年設行在五軍都督府前後，第三波見於永樂十八年。將上節整理出的八十七衛九所，配合《讀史方輿紀要》、《武備志》、《京師五城坊巷衚衕集》[166] 以及《明史》等書中有關衛所治所的紀事，整理成附表如下：

---

[165] 參見《明史・兵二・衛所》卷九〇，頁2205-2206, 2208, 2213, 2214, 2218；萬曆《大明會典・兵部七・城隍一》卷一二四，頁4b, 8b, 17a, 20a, 28a。諸在京衛名下註有：「俱南京舊衛，永樂十八年分調」。但親軍衛名下僅註：「已上舊為上十二衛」，未註分調時日。北京遷都時原南京衛所調動狀況，詳見于志嘉1993，頁150-154。

[166] 張爵，《京師五城坊巷衚衕集》（一卷，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第十二編》〔臺北：新興書局，1975〕，第1冊）。

附表：永樂年間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所屬衛所

	衛所名	設置時間	原屬都司	改屬行都督府時間	衛所在地	宣德以後所屬	參考資料[167]
1	燕山左衛	洪武元年八月 由樂安衛改	北平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西城阜財坊	永樂四年二月陞親軍衛，隸兵部	《衛衙集》5b
2	燕山右衛	洪武元年八月 由濟寧衛改	北平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東城北居賢坊	永樂四年二月陞親軍衛，隸兵部	《衛衙集》4b
3	燕山前衛	洪武二年八月	北平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西城鳴玉坊有燕山衛衙衙	永樂四年二月陞親軍衛，隸兵部	《衛衙集》6a
4	大興左衛	洪武元年八月 由飛熊衛改	北平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北城發祥坊	永樂四年二月陞親軍衛，隸兵部	《衛衙集》11b
5	濟州衛	洪武三年八月改建於北平	北平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西城金城坊	永樂四年二月陞親軍衛，隸兵部	《衛衙集》6b
6	濟陽衛	洪武三年八月改建於北平	北平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東城北居賢坊	永樂四年二月陞親軍衛，隸兵部	《衛衙集》4b
7	真定衛	洪武三年	北平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直隸真定府治東南	直隸後府在外衛	《輿》14:18a；《武》189:30a
8	遵化衛	洪武十一年九月	北平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直隸順天府薊州遵化縣治南	直隸後府在外衛	《輿》12:31a；《武》189:22b
9	通州衛	吳元年九月	北平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永樂四年二月陞親軍衛，隸兵部	
10	薊州衛	洪武四年七月	北平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直隸順天府薊州治東北	直隸後府在外衛	《輿》11:31a；《武》189:22b
11	密雲中衛	建文四年？	北平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直隸順天府昌平州密雲縣治東	直隸後府在外衛	《輿》11:27b；《武》189:22b
12	密雲後衛	洪武三十年調密雲衛軍於古北口，合古北口所軍改設	北平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直隸順天府昌平州密雲縣東一百二十里，即古北口	直隸後府在外衛	《史》40:887；《輿》11:27b；《武》189:22b
13	永平衛	洪武三年正月	北平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直隸永平府治南	直隸後府在外衛	弘治《永平府志》5:58b；《輿》17:20b；《武》189:34a
14	山海衛	洪武十四年九月	北平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在山海關城中／直隸永平府撫寧縣關口	直隸後府在外衛	弘治《永平府志》5:61b；《輿》17:20b；《武》189:34b
15	萬全左衛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	山西行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本在元宣平縣，洪武三十三年徙治山西蔚州，永樂元年二月徙治通州，尋還故治；在宣府城西六十里／實土衛所	宣德五年六月改屬萬全都司	《史》40:903；《輿》18:28a；《武》189:36b

[167] 附表中引用史料使用簡稱。《衛衙集》：《京師五城坊巷衛衙集》；《史》：《新校本明史并附編六種》；《輿》：《讀史方輿紀要》；《武》：《武備志》。
卷頁標註方式，如 14:18a 代表卷一四，頁 18a；不分卷者僅標註頁碼，如 5b, 6a。

	衛所名	設置時間	原屬都司	改屬行都督府時間	衛所在地	宣德以後所屬	參考資料[167]
16	萬全右衛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	山西行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初與左衛同城，洪武三十三年徙治山西蔚州，永樂元年二月徙治通州，二年徙治德勝堡；在宣府城西八十里／實土衛所	宣德五年六月改屬萬全都司	《史》40:903；《輿》18:28a；《武》189:36b
17	宣府前衛	洪武二十六年	山西行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治宣府城／實土衛所	宣德五年六月改屬萬全都司	《史》40:903；《輿》18:26b；《武》189:36b
18	懷安衛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	山西行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元懷安縣，在宣府城西一百二十里／實土衛所	宣德五年六月改屬萬全都司	《史》40:903；《輿》18:29a；《武》189:36b
19	開平衛	洪武二年始設，二十四年復設	北平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元上都路，永樂元年二月徙治京師，四年二月還舊治，宣德五年遷治獨石堡；在宣府城東北三百里／實土衛所	宣德五年六月改屬萬全都司	《史》40:904, 908；《輿》18:30b；《武》189:37a
20	開平中屯衛	洪武二十九年	北平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舊在口北大寧沙嶺，永樂元年二月調真定府，尋移建於灤州西石城廢縣	直隸後府在外衛	弘治《永平府志》5:61a；《輿》17:22b；《武》189:34a
21	興州左屯衛	洪武二十四年	北平行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舊在開平衛境，永樂元年二月徙治直隸順天府薊州玉田縣治東南一百四十里	直隸後府在外衛	《史》40:907；《武》189:23a；《輿》11:31a
22	興州右屯衛	洪武二十四年	北平行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舊在口北大寧，永樂元年二月徙治直隸永平府遷安縣城內	直隸後府在外衛	弘治《永平府志》5:60a；《輿》17:20b
23	興州中屯衛	洪武二十四年	北平行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舊在開平衛境，永樂元年二月徙治直隸順天府良鄉縣治東	直隸後府在外衛	《史》40:907；《輿》11:18b；《武》189:22a
24	興州前屯衛	洪武二十四年	北平行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永樂元年二月徙治直隸順天府薊州豐潤縣治西	直隸後府在外衛	《史》40:908；《輿》12:31a
25	興州後屯衛	洪武二十四年	北平行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永樂元年二月徙治直隸順天府通州三河縣治西	直隸後府在外衛	《史》40:908；《輿》11:20b
26	隆慶衛	洪武三年置居庸關所，建文四年燕王改爲隆慶衛	北平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直隸延慶州東南四十里，居庸關口	直隸後府在外衛	《史》40:901；《輿》17:24a
27	東勝左衛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	山西行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元東勝州，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徙治北直永平府治東北	直隸後府在外衛	弘治《永平府志》5:59a；《輿》17:20b；《武》189:34a
28	東勝右衛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	山西行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元東勝州，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徙治北直遵化縣西	直隸後府在外衛	《史》41:973；《輿》12:31a；《武》189:22b
29	鎮朔衛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	山西行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本在大同之西，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徙治北直薊州	直隸後府在外衛	《史》41:971；《輿》12:31a；《武》189:22b
30	涿鹿衛	永樂七年	北京行都督府	永樂元年二月／永樂七年	直隸順天府涿州治西北	直隸後府在外衛	《輿》11:23a；《武》189:22b

	衛所名	設置時間	原屬都司	改屬行都督府時間	衛所在地	宣德以後所屬	參考資料[167]
31	定邊衛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	山西行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本在大同之西，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徙治北直通州治西	直隸後府在外衛	《輿》11:20b；《武》189:22b
32	玉林衛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	山西行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本在大同之西，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徙治定州，洪熙元年還舊治。在大同府城西北三百四十里	洪熙元年仍屬山西行都司	《史》41:973；《輿》44:21b
33	雲川衛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	山西行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本在大同之西，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徙治雄縣，洪熙元年還舊治。在大同府治西二百餘里	洪熙元年仍屬山西行都司	《史》41:972；《輿》44:21b
34	高山衛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	山西行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本在大同之西，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徙治保定府，洪熙元年徙陽和衛城。在大同府治東北二十里	洪熙元年仍屬山西行都司	《史》41:973；《輿》44:21b
35	義勇左衛	建文年間燕王置	（北平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東城北居賢坊有義勇左營 後改永陵衛，設永安城內	直隸後府在京衛	《皕衕集》4b, 12b
36	義勇右衛	建文年間燕王置	（北平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直隸後府在京衛	
37	義勇中衛	建文年間燕王置	（北平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後改康陵衛，設永安城內	直隸後府在京衛	《皕衕集》12b
38	義勇前衛	建文年間燕王置	（北平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直隸後府在京衛	
39	義勇後衛	建文年間燕王置	（北平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直隸後府在京衛	
40	神武左衛	建文年間燕王置	（北平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中城保大坊	直隸後府在京衛	《皕衕集》1b
41	神武右衛	建文年間燕王置	（北平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宣德五年三月，改新調陝西左護衛爲神武右衛，居真定衛西	直隸後府在外衛	《輿》14:18a；《武》189:30a
42	神武中衛	建文二年燕王置	（北平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直隸順天府通州治南	直隸後府在外衛	《輿》11:20b；《武》189:22b
43	神武前衛	建文年間燕王置	（北平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宣德五年三月，改新調陝西中護衛官軍爲神武前衛，居定州。宣德八年改設騰驤右衛	直隸後府在外衛；宣德八年改爲親軍衛，隸兵部	《史》90:2205
44	神武後衛	建文年間燕王置	（北平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西城鳴玉坊有神武後街	直隸後府在京衛	《皕衕集》6a
45	武成左衛	建文年間燕王置	（北平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後改獻陵衛，設永安城內		《皕衕集》12b
46	武成右衛	建文年間燕王置	（北平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後改景陵衛，設永安城內		《皕衕集》12b
47	武成中衛	建文年間燕王置	（北平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金山	直隸後府在京衛	《皕衕集》12a
48	武成前衛	建文年間燕王置	（北平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後改裕陵衛，設永安城內		《皕衕集》12b
49	武成後衛	建文年間燕王置	（北平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後改茂陵衛，設永安城內		《皕衕集》12b

	衛所名	設置時間	原屬都司	改屬行都督府時間	衛所在地	宣德以後所屬	參考資料[167]
50	忠義左衛	建文年間燕王置	（北平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後改泰陵衛，設永安城內	直隸後府在京衛	《衎衛集》12b
51	忠義右衛	建文年間燕王置	（北平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直隸後府在京衛	
52	忠義中衛	建文年間燕王置	（北平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直隸順天府遵化縣治東南	直隸後府在外衛	《輿》12:31a；《武》189:23a
53	忠義前衛	建文年間燕王置	（北平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東城思城坊	直隸後府在京衛	《衎衛集》4a
54	忠義後衛	建文年間燕王置	（北平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直隸後府在京衛	
55	武功中衛	洪武中	（北平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中城小時雍坊	宣德二年改屬工部	《衎衛集》2b
56	盧龍衛	永樂四年	北京行都督府	永樂元年二月／永樂四年	直隸永平府治	直隸後府在外衛	《輿》17:20b；《武》189:34a
57	鎮虜衛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	山西行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本在大同之西，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徙治涿州，洪熙元年還舊治。正統十四年徙至天城衛城，在大同府治東北一百八十里	洪熙元年仍屬山西行都司	《史》41:973；《輿》44:22a；《武》197:18a
58	武清衛	永樂三年十月	北京行都督府	永樂元年二月／永樂三年十月	直隸順天府通州武清縣治東	直隸後府在外衛	《輿》11:20b；《武》189:22b
59	撫寧衛	永樂三年	北京行都督府	永樂元年二月／永樂三年	直隸永平府撫寧縣城內西北	直隸後府在外衛	弘治《永平府志》5:60b；《輿》17:20b
60	天津右衛	永樂四年十一月	北京行都督府	永樂元年二月／永樂四年十一月	直隸河間府東北三百里	直隸後府在外衛	《輿》13:5b；《武》189:27b
61	寧山衛	洪武十一年七月	河南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永樂七年正月	山西澤州治東北	直隸後府在外衛	《輿》43:11b；《武》197:23a
62	梁城所	建文二年燕王所置	（北平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直隸順天府通州寶坻縣東南一百四十里	直隸後府在外衛所	《輿》11:20b；《武》189:22b
63	興和所	洪武二年始設，三十年正月復設	北平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初置於興和舊城，永樂二十年徙治宣府城／實土衛所	宣德五年六月改屬萬全都司	《史》40:904, 909；《輿》18:26b；《武》189:37a
64	常山所	永樂三年二月	北京行都督府	永樂元年二月／永樂三年二月		宣德二年五月革廢	
65	通州左衛	永樂五年	北京行都督府	永樂五年	直隸順天府通州治東南	直隸後府在外衛	《輿》11:20b；《武》189:22b
66	通州右衛	永樂七年	北京行都督府	永樂七年	直隸順天府通州治東南	直隸後府在外衛	《輿》11:20b；《武》189:22b
67	宣府左衛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	山西行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元宣德縣，洪武二十八年四月改爲宣府護衛。三十五年十一月罷宣府護衛，復置，徙治保定。宣德二年還故治／實土衛所	宣德五年六月改屬萬全都司	《史》40:902；《輿》18:26b；《武》189:36b
68	宣府右衛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	山西行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元宣德縣，洪武二十八年四月改爲宣府護衛。三十五年十一月罷宣府護衛，復置，徙治定州。宣德二年還故治／實土衛所	宣德五年六月改屬萬全都司	《史》40:902-903；《輿》18:26b；《武》189:36b

	衛所名	設置時間	原屬都司	改屬行都督府時間	衛所在地	宣德以後所屬	參考資料[167]
69	隆慶左衛	永樂元年二月改營州左護衛爲隆慶左衛	北京行都督府	永樂元年	初置於居庸關，宣德五年移入永甯縣	宣德五年六月改屬萬全都司	《輿》17:24a
70	隆慶右衛	永樂元年二月改營州右護衛爲隆慶右衛	北京行都督府	永樂元年	初置於居庸關，宣德五年徙治懷來城／實土衛所	宣德五年六月改屬萬全都司	《史》40:904；《輿》18:30a；《武》189:37a
71	涿鹿左衛	永樂八年	北京行都督府	永樂間	在順天府涿州治西	直隸後府在外衛	《輿》11:23a；《武》189:22b
72	涿鹿中衛	永樂十一年	北京行都督府	永樂間	在涿鹿左衛西	直隸後府在外衛	《輿》11:23a；《武》189:22b
73	天津左衛	永樂二年十二月	北京行都督府	永樂二年	直隸河間府東北三百里	直隸後府在外衛	《輿》13:5b；《武》189:27b
74	天津衛	永樂二年十一月	北京行都督府	永樂二年	直隸河間府東北三百里	直隸後府在外衛	《輿》13:5b；《武》189:27b
75	富峪衛	洪武二十二年二月設富峪所，二十四年陞爲衛	北平行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永樂元年二月徙置京師	直隸後府在京衛／永樂十九年四月以富峪衛直隸後軍都督府	《明太宗實錄》236:1a，永樂十九年四月乙未
76	會州衛	洪武二十年九月	大寧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永樂元年二月徙置京師	直隸後府在京衛／永樂十九年四月以會州衛直隸後軍都督府	《明太宗實錄》236:1a，永樂十九年四月乙未
77	寬河衛	永樂元年二月由營州中護衛改	北京行都督府	永樂元年二月	永樂元年二月僑治京師	直隸後府在京衛	《史》40:909
78	大寧中衛	洪武二十年九月	大寧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元大寧路，永樂元年二月徙於京師	直隸後府在京衛	《史》40:906
79	大寧前衛	洪武二十一年七月	北平行都司	永樂元年二月	元大寧路，永樂元年二月徙於京師	直隸後府在京衛／永樂十九年四月以大寧前衛直隸後軍都督府	《史》40:906；《明太宗實錄》236:1a，永樂十九年四月乙未
80	保安衛	永樂十二年閏九月	北京行都督府	永樂十二年閏九月	本治保安舊城內，景泰二年移置保安州治西北	宣德五年六月改屬萬全都司	《輿》17:25b；《武》189:36a
81	保安右衛	永樂十五年改漢府右護衛爲保安右衛	北京行都督府	永樂十五年	初置於順聖川，永樂十七年移治西沙城。二十年徙懷安城內／實土衛所	宣德五年六月改屬萬全都司	《史》40:904；《輿》18:29a；《武》189:37a
82	懷來衛	永樂十五年改漢府左護衛爲保安左衛，十六年曰懷來衛	北京行都督府	永樂十五年	元懷來縣，在宣府城東南一百五十里／實土衛所	宣德五年六月改屬萬全都司	《史》40:904；《輿》18:29b；《武》189:37a
83	瀋陽中屯衛	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置，建文中廢。建文四年十一月復置	北平都司	永樂初	寄治北直河間府治東南	直隸後府在外衛	《史》41:956；《輿》13:5b；《武》189:27b
84	潼關衛	洪武七年置潼關所，九年陞爲衛	初隸陝西都司，九年改隸河南都司	永樂六年六月	在陝西西安府華州華陰縣東潼關城內。一所，在山西平陽府	直隸後府在外衛	《輿》54:43b；《武》198:16a

	衛所名	設置時間	原屬都司	改屬行都督府時間	衛所在地	宣德以後所屬	參考資料[167]
85	蔚州衛／正統元年改名蔚州左衛	洪武三年正月	山西行都司	永樂六年十月	僑治京師	直隸後府在京衛	
86	德州衛	洪武十三年三月設德州所，二十三年三月改爲衛	山東都司	永樂六年十月	山東濟南府德州治	直隸後府在外衛	《武》196:11b
87	德州左衛	永樂五年六月	山東都司	永樂七年	山東濟南府德州治	直隸後府在外衛	《武》196:11b
88	牧馬所	建文四年七月	（北平都司）	永樂初		直隸中府在京衛所	
89	美峪所	永樂十三年十二月	北京行都督府	永樂十三年十二月	初設於保安州西之美峪嶺，永樂十六年徙於董家莊，景泰二年徙治直隸保安州南	宣德五年改屬萬全都司	《史》40:901-902；《輿》17:25b
90	廣昌所	洪武十二年九月	山西行都司	永樂六年隨蔚州衛改屬	山西大同府蔚州廣昌縣治東北	宣德六年二月改屬萬全都司	《輿》45:30a；《武》197:18a
91	樂安所（後改武定所）	洪武元年置樂安所，宣德元年改武定所	山東都司	永樂六年十月	山東濟南府武定州治	直隸後府在外衛所	《武》196:11b
92	大同中屯衛	洪武二十八年九月	山西行都司	永樂初	直隸河間府治西	直隸後府在外衛	《輿》13:5b；《武》189:27b
93	定州衛	建文四年九月改大同中護衛爲定州衛	山西行都司	永樂初	直隸真定府定州治西	直隸後府在外衛	《輿》14:20b；《武》189:30a
94	河間衛	永樂十年二月	北京行都督府	永樂十年二月	直隸河間府治南	直隸後府在外衛	《輿》13:5b；《武》189:27b
95	平定所	洪武二十四年八月	山西都司	永樂十七年	山西太原府平定州城東	直隸後府在外衛所	《武》197:12b
96	蒲州所	洪武二年設	山西都司，後改隸河南都司	永樂六年隨潼關衛改隸	山西平陽府蒲州治東	直隸後府在外衛所	嘉靖《蒲州志・建置・武備》1:59a；《武》197:15b

透過附表，可以看到洪武三十五年內遷的主要是山西行都司屬衛，包括雲川、玉林、高山、東勝左・右、鎮朔、鎮虜、定邊、宣府左・右等十衛，俱隨著內徙至北平之地屯種而改爲北京行都督府屬衛。次年，又徙萬全左・右（原屬山西行都司）、開平、開平中屯、瀋陽中屯（原屬北平都司）、富峪、會州、寬河、大寧中・前、興州五屯衛與營州五屯衛（原屬北平行都司）至北京一帶；同時改北平行都司爲大寧都司，徙大寧都司於保定府治。[168] 經過這一波的內徙，北京一帶屯田大興，軍衛的數量也大爲增加。但也不是所有被移入北京一帶的衛所都被改爲北京行都督府屬衛，《明太宗實錄》卷一八，永樂元年三月壬午：

> （改北平）行都指揮使司為大寧都指揮使司，隸後軍都督府。設保定左・右・中・前・後五衛，俱隸大寧都司。調營州左屯衛於順義，右屯衛於薊州，中屯衛於平峪，前屯衛於香河，後屯衛於三河。衛設左・右・中・前・後五所，仍隸大寧都司。

即是一例。北平行都司屬衛內遷的有富峪、會州、寬河、大寧中・前、興州五屯衛與營州五屯衛，其中遷入北京城內的有富峪、會州、寬河、大寧中・前衛，遷入永平府境內的有興州右屯衛，其餘的興州左・中・前・後四屯衛與營州五屯衛則遷入順天府境內。十五衛中有三分之二改隸北京行都督府，但仍保留營州五屯衛爲大寧都司屬衛；並另設保定五衛由大寧都司管轄。[169]

由附圖三可知，保定府境內還有新近由山西行都司移入，同時改屬北京行都督府的高山衛與雲川衛。而營州五屯衛所在的順義、薊州、平峪、香河、三河俱

---

168 萬曆《大明會典・凡開立屯田》卷一八，頁8b-9a，將「調興州、營州等衛屯軍拱衛京師」定在永樂二年，「徙大寧都司於保定府」定在永樂三年，今據《明實錄》、《明史》改。

169 郭紅在論及大寧都司所屬之變化時指出，「（大寧）都司內遷前屬後軍都督府，永樂元年改屬同年設立的北平留守行後軍都督府，……永樂十八年，留守行後軍都督府又改為後軍都督府，所以史籍中俱稱其隸於“後軍都督府”，忽略了這一變化情況」；見《明代都司衛所建置研究》，頁32。文中除「北平」留守行後軍都督府明顯為「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之筆誤外，有關大寧都司（原北平行都司）內遷後的敘述，至少有三項錯誤。一，隨著大寧都司的內遷，一部分衛所改屬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另一部分仍屬大寧都司；並未全數改為北京行都督府屬衛。二，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意指「後軍都督府」在北京的行署，與後軍都督府地位相埒，彼此不相隸屬，俱歸成祖直轄。大寧都司則始終為後軍都督府之下屬機構，從不曾改屬於北京行都督府，只是其下轄屬的衛所數量有過變化。三，永樂十八年，並非將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改為後軍都督府，而是廢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改行在五軍都督府為五軍都督府，將原隸北京行都督府下衛所改為直隸後軍都督府。參見註3。

屬順天府，同府境內尚有大量的北京行都督府屬衛。這就造成同設一地的衛所分屬不同單位管轄的情況，學者特稱之爲「犬牙相制」。

關於「犬牙相制」，郭紅曾經指出：「永樂以後的都司轄區與洪武時的轄區有很大不同，這是因爲明初在許多地方繼承了元代高級政區的邊界，後根據實際需要對布政司、都司、行都司邊界進行了大規模調整」。「這種調整使得各都司、行都司的軍事邊界與布政司的行政邊界在許多地方都不重合，從而與相鄰的都司、布政司鋸齒般咬合在一起」；這一方面「增強了中央對地方的軍事控制，但是又給地方上帶來管理不便的弊病，造成地方行政與軍事之間的衝突」。[170]

從本文處理的有限地區衛所來看，洪武年間特別值得注目的有潼關衛與寧山衛，俱屬於河南都司，但其治所分別在陝西潼關與山西澤州。特別是潼關衛，洪武七年設潼關守禦千戶所時尚屬於陝西都司，九年設潼關衛即改隸河南都司，足可見當時已有「犬牙相制」的意圖，唯規模有限，尚不成氣候。

永樂帝即位以後，一方面迫於時勢，內徙大寧都司僑治保定府，另一方面更有意識的強化「犬牙相制」體制。當時的大寧都司屬下計有保定五衛、營州五屯衛、紫荊關所及寬河所，但內徙後各衛所並非集中在大寧都司治所所在的保定府境，而是分散在保定府與順天府境。[171] 不過，同時段內徙的其他北平行都司及山西行都司屬衛俱改爲北京行都督府屬衛，「犬牙相制」的情況還算是比較單純的。

「犬牙相制」的體制隨後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時間在永樂七年設行在五軍都督府前後。原屬河南都司的潼關衛、蒲州所、寧山衛，原屬山東都司的德州

---

[170] 參見郭紅，《明代都司衛所建置研究》，頁5, 30；〈明代都司衛所制度與軍管型政區〉，頁83。「犬牙相錯」是中國歷代在劃定政區邊界時考慮的一項原則，與之相對的另一原則是「山川形便」，歷朝演變情況詳見周振鶴，〈犬牙相入還是山川形便？——行政區域劃界的原則〉，《體國經野之道——新角度下的中國行政區劃沿革史》（香港：中華書局有限公司，1990）。

[171] 紫荊關所設置時間甚早，在洪武六年；見《明太祖實錄》卷八一，頁5a-b，洪武六年四月辛丑。初隸燕山都衛，洪武八年改隸北平都司，永樂元年改隸大寧都司；參見郭紅，《明代都司衛所建置研究》，頁38。寬河所設於洪武二十二年二月，原在喜峰口外，永樂元年二月徙治順天府遵化縣；參見郭紅，《明代都司衛所建置研究》，頁37。又，《明史・兵二・衛所》卷九〇，頁2219-2220，「大寧都司」項下未列寬河所；但《明史・地理一・京師》卷四〇，頁909、《武備志・占度載・方輿一》卷一八九，頁23a，俱謂寬河所屬大寧都司。大寧都司另有茂山衛，永樂七年設，其治所在保定府清苑；參見《明太宗實錄》卷九一，頁3b，永樂七年閏四月庚午。

衛、德州左衛、樂安所，原屬山西都司的平定所（永樂十七年），[172] 以及原屬山西行都司的廣昌所先後成爲北京行都督府屬衛，然其治所不變，仍留在陝西、山西、山東境內。宣德三年廢北京行都督府，這些衛所也隨之改爲直隸行在後府衛所，與陝西、山西、山東各都司「犬牙相制」，形成互相牽制的局面。

永樂十八年第三波的衛所大調動，主要是將原設於南京的親軍衛與直隸於南京五府的在京衛北遷。洪熙元年，將原屬山西行都司的玉林、雲川、高山、鎮虜四衛遷回大同府境，仍隸山西行都司；保定府境只餘下隸屬於大寧都司的保定五衛與紫荊關所，轄下營州五屯衛則錯入順天府境。宣德五年以後，更配合萬全都司的成立，從原北京行都督府屬衛中撥出十二衛三所改隸萬全都司；原屬山西行都司的蔚州衛亦改隸萬全都司，加上治所在山西大同府境的廣昌所，形成萬全都司在山西境內的「飛地」。[173]

北京行部管轄的地區，包括順天、保定、河間、真定、順德、廣平、大名、永平等八府，以及隆慶、保安二直隸州。北京行都督府屬衛分佈的地區，則集中在順天、保定、河間、真定、永平等府，隆慶、保安二州，另外還包括了開平、萬全左・右、宣府前、懷安等衛與興和所等實土衛所，以及陝西、山西、山東境內的少部分衛所。以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明時期》爲底，利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與計算中心聯合開發之 GIS 歷史地理資訊系統，標註出各衛所位置，可整理出附圖如下。[1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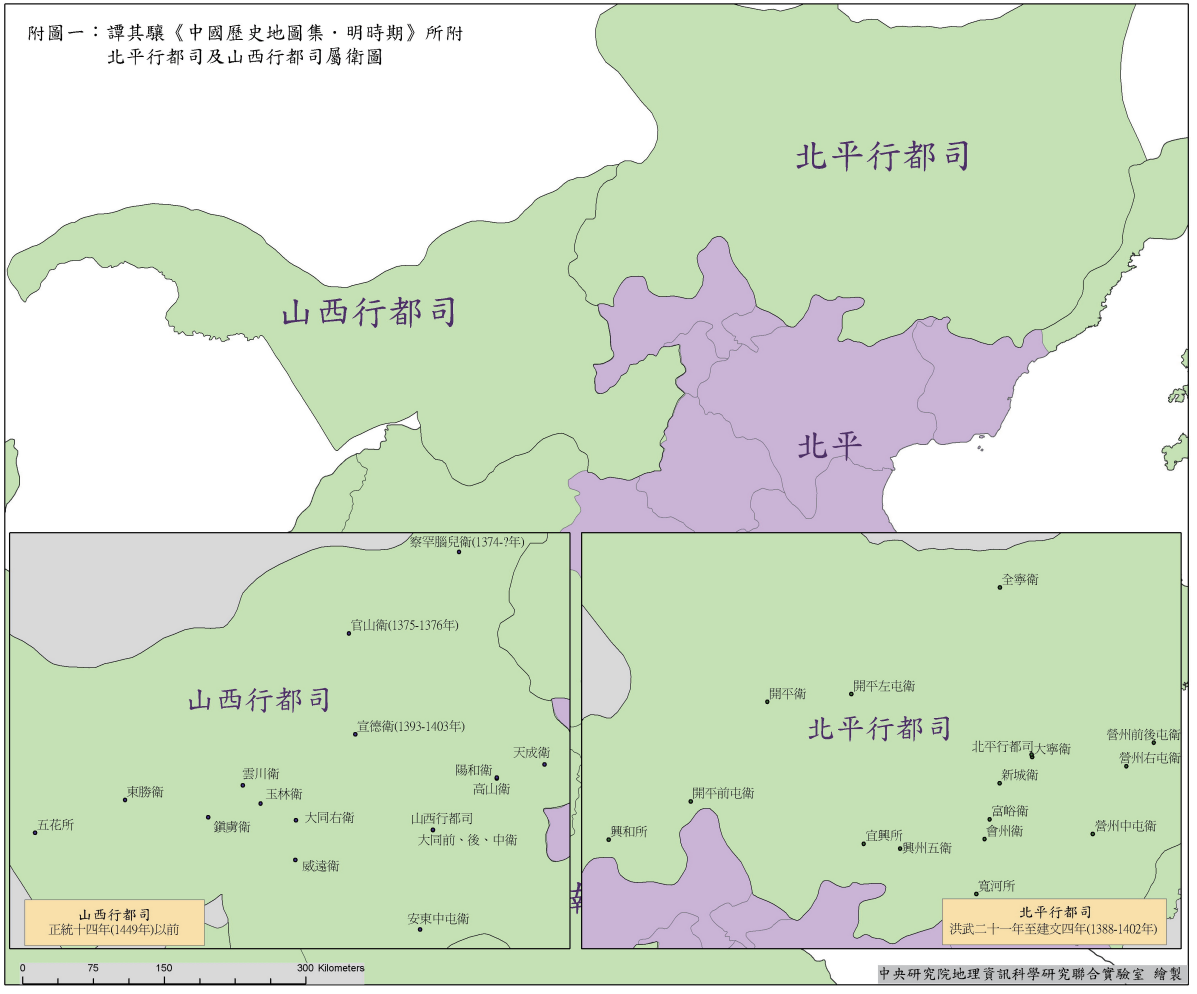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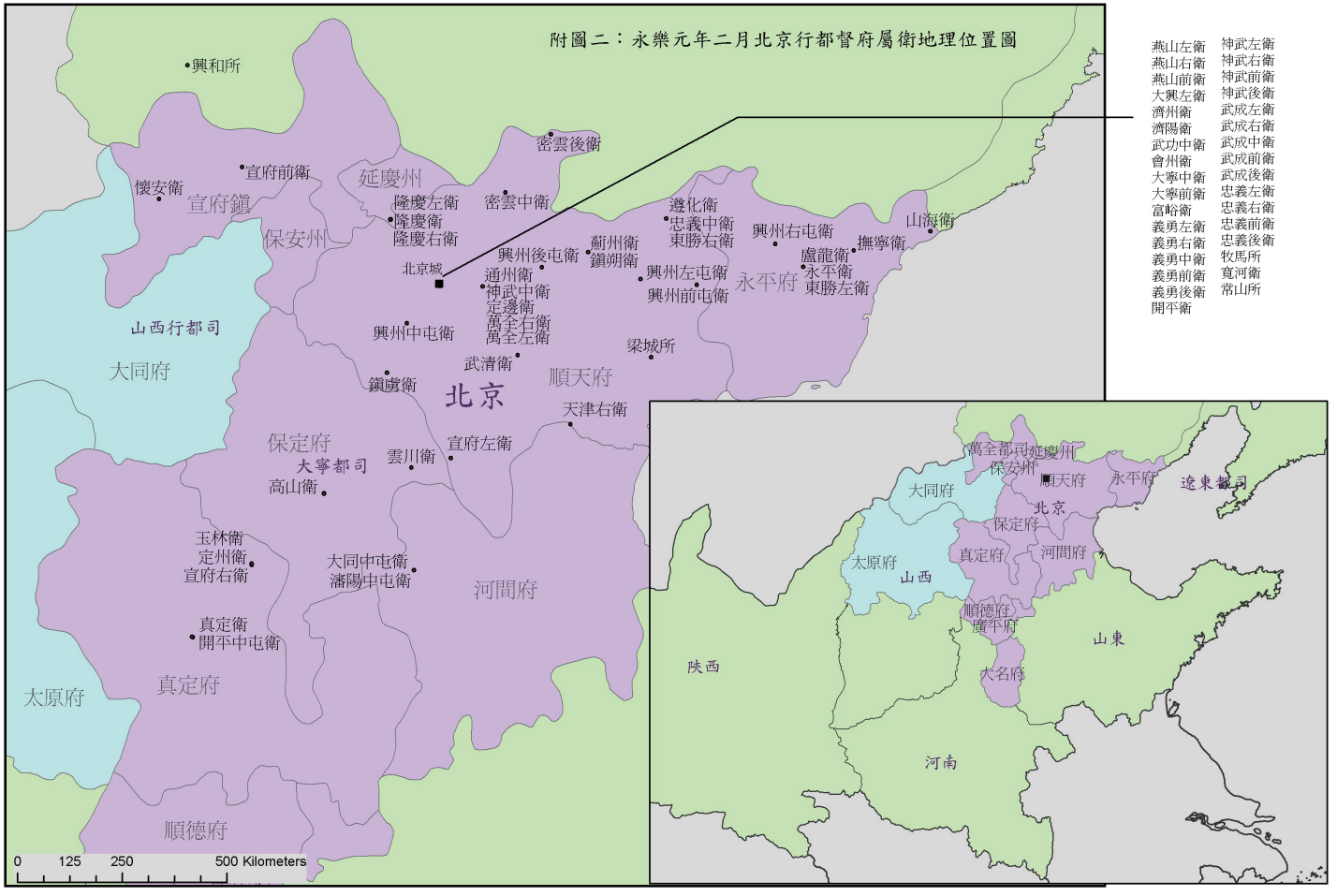
[172] 按：李維楨修，萬曆《山西通志》（三十卷，收入《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北京：中國書店，1992〕，第4冊，據明萬曆間刻本影印），卷二五，〈武備・將士〉，頁3b，謂平定州所「永樂十七年改隸後軍都督府」；由文中所舉其他各衛改隸北京行都督府的時間來看，平定州所不無可能亦是在永樂七年改隸。唯因缺乏其他史料可供比對，姑存疑，待考。

[173]「飛地」一詞，參見郭紅，《明代都司衛所建置研究》，頁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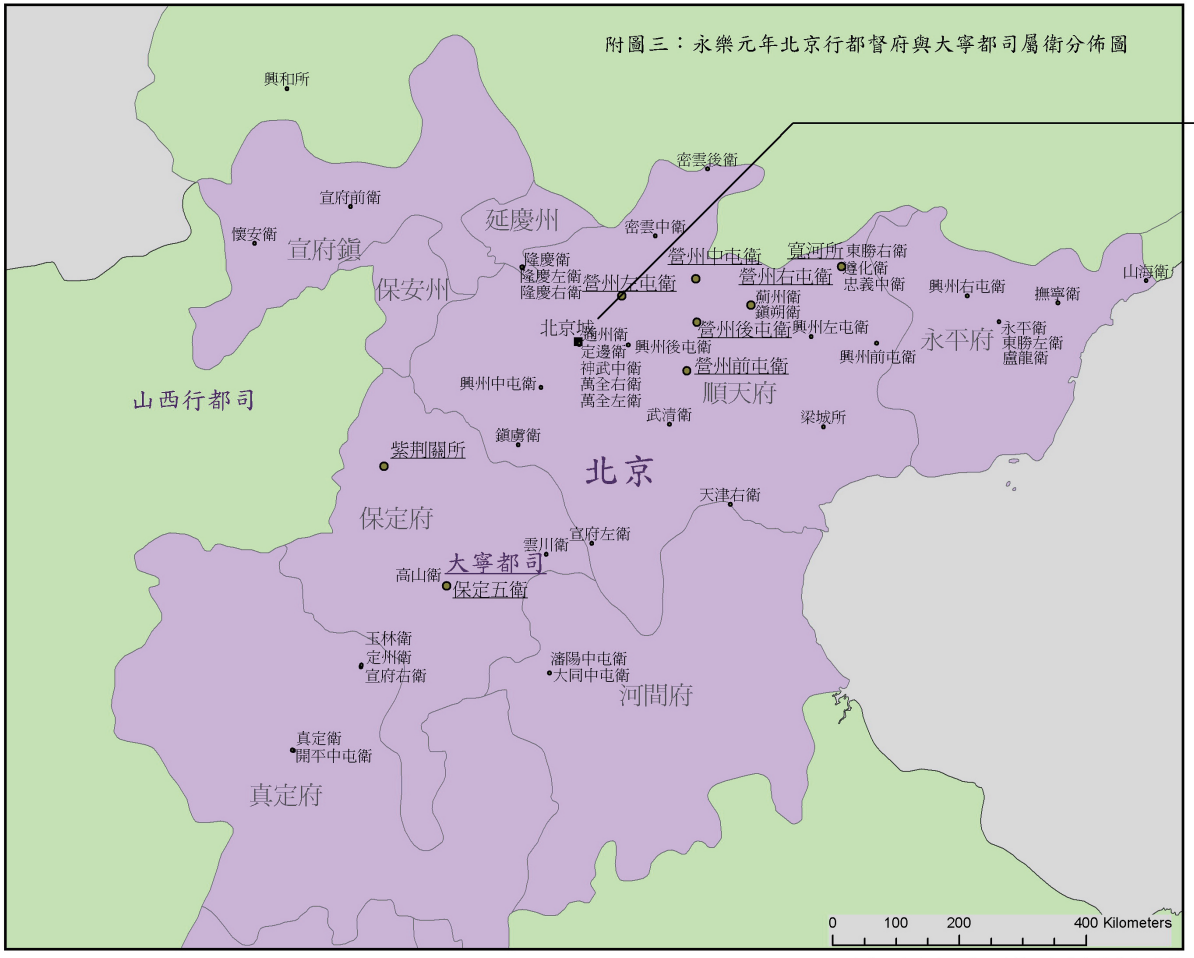
[174] 以下附圖，承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執行長范毅軍先生協助，委請地理資訊科學研究聯合實驗室助理白璧玲小姐繪製，特此致謝。

附圖一：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明時期》所附
北平行都司及山西行都司屬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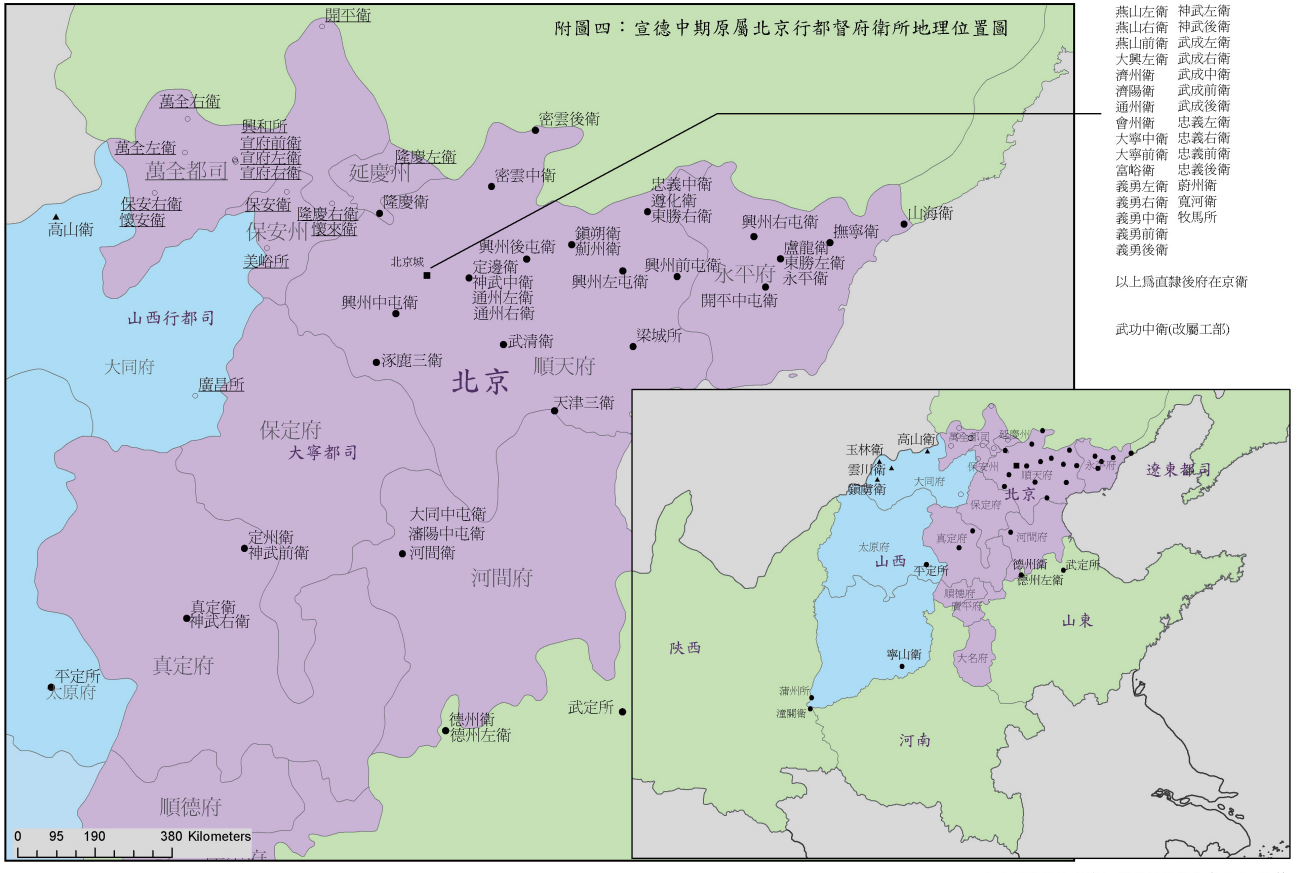


中央研究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聯合實驗室　繪製



中央研究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聯合實驗室 繪製

附圖四：宣德中期原屬北京行都督府衛所地理位置圖



燕山左衛　神武左衛
燕山右衛　神武後衛
燕山前衛　武成左衛
大興左衛　武成右衛
濟州衛　武成中衛
濟陽衛　武成前衛
通州衛　武成後衛
會州衛　忠義左衛
大寧中衛　忠義右衛
大寧前衛　忠義前衛
富峪衛　忠義後衛
義勇左衛　蔚州衛
義勇右衛　寬河衛
義勇中衛　牧馬所
義勇前衛
義勇後衛

以上爲直隸後府在京衛

武功中衛(改屬工部)

- ■ 直隸後府在京衛
- ● 直隸後府在外衛
- ○ 萬全都司屬衛
- ▲ 山西行都司屬衛

中央研究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聯合實驗室 繪製

五・結論

「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中之「留守」二字，一如徐泓師所指出，有仿中都設立「中都留守司」之意；「行後軍都督府」則指後軍都督府在北京的行署。明初中央最高軍事機構爲大都督府，另設「行都督府」於河南、陝西、北平、山西等處；洪武四年，更於中都設「行大都督府」。設行都督府的四個行省中，河南開封於洪武元年八月被定爲北京；陝西、山西、北平則爲北邊邊防重地，亦爲秦、晉、燕王受封之地。而中都在建設伊始曾建大都督府於皇城午門右，後因罷建中都而未曾啓用；所設鳳陽行大都督府亦於洪武十四年改爲中都留守司。前一年，改大都督府爲五軍都督府，將各都司分隸於五軍都督府之下。

北平都司原隸屬於後軍都督府。永樂元年正月改北平爲北京，二月即罷北平都司，以所領直隸「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北京行都督府與後軍都督府地位相埒，彼此不相隸屬，俱歸成祖直轄。永樂七年北京設行在五軍都督府，北京行都督府遂就近接受行在後軍都督府的管轄。永樂十八年十一月罷北京行都督府，原轄各衛所除部分已於永樂四年陞爲親軍衛者外，俱改爲直隸後軍都督府。洪熙元年復設行都督府，將其中部分衛所改隸於山西行都司下，其餘仍隸屬於北京行都督府。宣德三年八月廢北京行都督府，屬下各衛部分改爲行在後府在京衛，部分成爲直隸於行在後府的在外衛；宣德五年六月成立萬全都司，又將部分衛所改隸萬全都司。正統六年，北京宮殿成，遂廢「行在」而將原直隸於行在後府各衛改爲直隸於後軍都督府下。

「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之設既爲凸顯北京作爲「承運興王之地」，地位特別崇隆之故，其位階應在都司之上，規模也不應等同於其他都司。因此在將北平都司改爲北京行都督府之際，相應的也對其下屬衛進行了調整。第一波的大調動從永樂帝登極的建文四年開始，大批山西行都司及北平行都司屬衛被內徙至北京附近，其中有不少衛所被改隸於北京行都督府下。永樂七年設行在五府於北京，又從鄰近的山東、山西、河南都司屬衛中選取若干衛所改隸北京行都督府。其後陸續增設，至永樂十八年定明年改行在爲京師，又大舉遷徙南京親軍衛及直隸於南京五府的在京衛至北京。而經此幾番調動，不僅北京一帶衛所數量大增，鄰近各都司轄區中也多間雜著北京行都督府衛所，形成都司邊界與布政司邊界「犬牙相制」的局面。及宣德三年最終廢革了北京行都督府，五年又設萬全都司

吸收了許多原北京行都督府屬衛，直隸後府衛所的數量雖不比當年北京行都督府屬衛，但「犬牙相制」的體制已然確立，對其後的軍政管理帶來不小的影響。

（本文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九日通過刊登）

後記：

本文為國科會補助一般型研究計畫 NSC 92-2411-H-001-048-「明代華北地區衛所軍役研究 (1/3)」之成果報告。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不著纂人，光緒《涿鹿縣鄉土志》不分卷，收入《故宮珍本叢刊・史部地理・河北府州縣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第69冊，據清光緒二十九年後修抄本影印。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遼寧省檔案館編，《中國明朝檔案總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王士翹，《西關志》十卷，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0。

王世貞，《弇州史料・後集》七十卷，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明萬曆間刊本。

王永積修，劉嘉禎纂，崇禎《武定州志》，存卷七至三五，收入《明代孤本方志選》，北京：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0，第12冊，據明崇禎十二年刻本影印。

左承業原修，施彥士補訂，道光《萬全縣志》十卷，首一卷，收入《新修方志叢刊・邊疆方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9，第200，據清道光十四年補訂刊本影印。

朱元璋，《明太祖御製文集》二十卷，收入《中國史學叢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5，第22種，據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本影印。

吳傑修，吳棋纂，弘治《永平府志》十卷，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0，第3冊，據明弘治刊本影印。

宋大章等修，周存培等纂，民國《涿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第135號，據民國二十五年鉛印本影印。

宋哲元等修，梁建章等纂，《察哈爾省通志》二十八卷，收入《中國邊疆史志集成》，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2，第63-67冊，據民國二十四年鉛印本影印。

宋端儀，《立齋閒錄》四卷，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第四十編》，臺北：新興書局，1985，第2冊，據國立中央圖書館明鈔本影印。

李侃修，胡謐纂，成化《山西通志》十七卷，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縮微膠片，據明成化乙巳年刊本攝製。

李東陽等奉敕撰，申時行等奉敕重修，萬曆《大明會典》二二八卷，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6，據萬曆十五年刊本影印。

李東陽等纂，山根幸夫解題，正德《大明會典》一八〇卷，首一卷，東京：汲古書院，1989，據東京大學附屬圖書館藏刊本影印。

李維楨修，萬曆《山西通志》三十卷，收入《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北京：中國書店，1992，第4冊，據明萬曆間刻本影印。

貝瓊，《清江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1228冊，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來臨纂修，崇禎《蔚州志》四卷，收入《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續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第1冊，據明崇禎抄本影印。

柳瑛纂修，成化《中都志》十卷，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0，第33-34冊，據明隆慶刊本影印。

茅元儀，《武備志》二四〇卷，臺北：華世出版社，1987。

唐咨伯修，楊端本纂修，康熙《潼關縣志》三卷，收入《新修方志叢刊・西北方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7，第47，據康熙二十四年刊，民國二十年鉛字重印本影印。

孫世芳等纂修，嘉靖《宣府鎮志》，收入《新修方志叢刊・邊疆方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9，第196，據明嘉靖四十年刊，抄補本影印。

高岱，《鴻猷錄》十六卷，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第十八編》，臺北：新興書局，1977，第2冊。

張上穌修，史夢蘭纂，光緒《撫寧縣志》十六卷，首一卷，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臺北：成文出版社，1969，第211號，據清光緒三年刊本影印。

張廷玉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明史并附編六種》，臺北：鼎文書局，1980；或參網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漢籍電子文獻／漢籍全文資料庫〔現行版〕http://140.109.138.249/ihpc/hanjiquery?@34^678582451^22^^^1@@1503993320〔搜尋，2008.06.02〕）。

張爵，《京師五城坊巷衙衙集》一卷，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第十二編》，臺北：新興書局，1975，第1冊。

清高宗敕撰，《續文獻通考》二五〇卷，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或參網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漢籍電子文獻／漢籍全文資料庫〔現行版〕http://140.109.138.249/ihpc/hanjiquery?@34^678582451^22^^^1@@1503993320〔搜尋，2008.06.02〕）。

郭造卿，《盧龍塞略》二十卷，附圖一卷，收入《中國史學叢書・第三編・第三輯》，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第27，據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明萬曆庚戌年新城王象乾刊本影印。

陳建撰，高汝栻訂，吳禎增刪，《皇明通紀法傳全錄》二八卷，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第10冊，據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九年刻本影印。

陳循等撰，《寰宇通志》一一九卷，收入《玄覽堂叢書續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85，第37-39冊，據明初刊本影印。

焦竑編，《國朝獻徵錄》一一九卷，收入《明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91，第109-114冊。

黃彰健校勘，《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據國立北平圖書館紅格鈔本微捲影印；或參網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漢籍電子文獻／漢籍全文資料庫〔現行版〕http://140.109.138.249/ihpc/hanjiquery?@@1698200596〔搜尋，2008.06.02〕）。

楊世昌修，吳廷華纂，乾隆《蔚州志補》十二卷，首一卷，收入《新修方志叢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9，第199，據清乾隆十年刊本影印。

臧理臣等修，宗慶煦纂，民國三年重修《密雲縣志》八卷，首一卷，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第139號，據民國三年鉛印本影印。

鄭瀛纂修，嘉靖《德州志》三卷，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0，第57冊，據明嘉靖刊本影印。

薛柱斗修，易社同人校，康熙《天津衛志》四卷，首一卷，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第141號，據民國二十三年易社鉛印本影印。

邊像纂修，嘉靖《蒲州志》三卷，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縮微膠片，據明嘉靖己未年刊本攝製。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一三〇卷，圖說五卷，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

二・近人論著

于志嘉

1993　〈明代兩京建都與衛所軍戶遷徙之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4.1：135-174。

2006　〈再論埝集與抽籍〉，《鄭欽仁教授七秩壽慶論文集》，臺北：稻鄉出版社，頁197-237。

待刊　〈犬牙相制：以明清時代的潼關衛爲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待刊稿。

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

《兩千年中西曆轉換》資料庫（http://www.sinica.edu.tw/~tdbproj/sinocal/luso.html〔搜尋，2008.05.22〕）。

毛佩奇、王莉

1994　《中國明代軍事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牛平漢

1997　《明代政區沿革綜表》，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

王天有

1992　《明代國家機構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王劍英

2005　《明中都研究》，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

牟復禮、崔瑞德編，張書生、楊品泉等譯

1992　《劍橋中國明代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原著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7,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pt. I, edited by Frederick W. Mote and Denis Twitchett.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李新峰

2001　〈明代大都督府略論〉，朱誠如、王天有主編，《明清論叢・第二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頁47-59。

周振鶴

1990　〈犬牙相入還是山川形便？——行政區域劃界的原則〉，氏著，《體國經野之道——新角度下的中國行政區劃沿革史》，香港：中華書局有限公司，頁106-136。

南炳文

1983　〈明初軍制初探〉（續），《南開史學》1983.2：88-117；收入氏著，《明清史蠡測》，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頁22-51。

2005　〈解開天津右衛創建史上的兩個謎團〉，《中國地方志》2005.4：48-54。

夏玉潤

2003　《朱元璋與鳳陽》，合肥：黃山書社。

徐泓
1984 〈明北京行部考〉，《漢學研究》2.2：569-598。
張德信
1996 《國朝典制》，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張顯清、林金樹主編
2003 《明代政治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郭紅
2001 《明代都司衛所建置研究》，上海：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博士論文。
2004 〈明代都司衛所制度與軍管型政區〉，《軍事歷史研究》2004.4：78-87。
陳玲
1985 《明初北方邊防的經營與邊患的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劉昭祥主編
1997 《中國軍事制度史・軍事組織體制編制卷》，鄭州：大象出版社。
譚其驤主編
1982 《中國歷史地圖集》，上海：地圖出版社，第7冊，〈元・明時期〉。
下中邦彥編集
1975 《アジア歷史事典》，東京：平凡社，初版第9刷。
布目潮渢
1944 〈明朝の諸王政策とその影響〉（中），《史學雜誌》55.4：50-87。
佐藤文俊
1999 《明代王府の研究》，東京：研文出版。
松本隆晴
1984 〈明代中都建設始末〉，《東方學》67：62-75；收入氏著，《明代北邊防衛體制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1，頁260-283。
新宮學
2004 《北京遷都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
藤井宏
1961 〈明清時代に於ける直省と独裁君主〉，《和田博士古稀記念東洋史論叢》，東京：講談社，頁793-806。

An Analysis of the Beijing Branch Military Commission in the Ming Dynasty

Chih-chia Yu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he Beijing Branch Military Commission (Beijing xing dudufu 北京行都督府) was the abbreviation for the Beijing Defense Branch Rear Chief Military Commission (Beijing liushou xinghoujun dudufu 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 The Beijing Branch Military Commission existed for only a very short period of time (twenty-two years altogether). It was established in 1403, abolished in 1420, then rejuvenated in 1425 and permanently abolished in 1428. The Beijing Branch Military Commission was established during the Yongle Period and was essentially a temporary, regional military headquarter stationed in Beijing prior to the official establishment of the capital of Beijing. The Beiping Regional Military Commission (Beiping Dusi 北平都司) was the predecessor of the Beijing Branch Military Commission. However, after it was changed to the latter, it was of higher ranking and larger scope than that of an ordinary Dusi.

In addition to exploring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s in the Beijing Branch Military Commission, this article also contains an in-depth discussion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various Guards and Battalions (weisuo, 衛所) which were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Beijing Branch Military Commission, in order to gain insights into the transformations of the scope of the Beijing Branch Military Commission during this period. The fact that Guards and Battalions in the vicinity of Beijing were reorganized a number of times to facilit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eijing Branch Military Commission spurred the formation of a rather comprehensive interlocking of provincial-level Regional Military Commissions on one hand and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s (Buzhengsi, 布政司) on the other. Consequently they were geographically intertwined and thus mutually limited each other's power. This article thus focuses on the re-loc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various related Guards and Battalions in order to shed light on the formation of interlocking civil/military institutions in regions near the capital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Keywords: Beijing Defense Branch Rear Chief Military Commission, auxiliary, Guards and Battalions, interlocking civil/military institutions